晚學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晚學集

桂馥著

本館據式訓堂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嘗謂爲才人易爲學人難爲心性之學人易爲考據之學人難爲浩博之考據易爲精覈之考據難元自出交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既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曲阜桂進士未谷學人也乾隆庚戌年見之於京師癸丑年遂常見之於歷下叩其所學則固芟華秀采枝葉以至根柢者也顧自謂所學者晚未能治全經成一家之說然求之於經史聲音文字諸大端皆博觀而精覈之時出其所見於古人後有可傳者于是日出其草稿舊紙以應元之求久之積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晚學集烏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晚之有況未谷爲此

學垂二十年尤盡心于許叔重之書較之手披萬卷不能識一字之聲義與夫悟良知而矜才調者其孰早孰晚當必有辨矣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儀徵阮元

桂君未谷傳

天門蔣祥墀撰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訣以其行略來屬爲傳以傳君諱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衞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候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

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爲永平令永平故濱之邊邑未谷臥閣以治政簡刑清境宇帖然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烏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

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晚學集目錄

卷一 論 考

惜才論

闕里考

小穀考

溧水考

明堂月令考

薛君考

卷二 說 辨

干首非劒說

蔡中郎名字說

說雉
說隸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元瓦鈔辨
卷三　題跋　書後
釋名跋
玉篇跋
集韻跋
荷戈圖跋
董香光書畫冊跋
顏氏先友尺牘跋

牒鮚小紀題辭
書夏小正後
書陸氏詩疏後
卷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書廣韻後
再書廣韻後
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卷五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粵王傳後
書漢書敘傳後
書馬援傳後
書魏志呂布傳後
書蜀志鄧芝傳後
書蜀志蔣琬傳後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再書諸葛亮傳後
書晉史地理志後
書北史蘇綽傳後
書隋書律歷志後

書風俗通後
書辨道論後
書文選幽通賦後
書文選風賦後
書聖教序後
書朱萬年守城事
卷六書
上阮學使書
荅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荅周書昌說山東地脈書
與丁小雅教授書

與江艮庭先生書
與龔禮部麗正書
上阮中丞書
寄顏運生書
荅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卷七　序　記　傳
顏氏墨考序
詩話同席錄序
繆篆分韻序

繆篆分韻補序
札樸序
刻空山堂遺文序
潭西精舍記
四鄉記
幼梧亭記
小忽雷記
周先生傳
郎太傳
顏節母傳
王節母傳

孫乳母傳
卷八　誌銘　墓表　壙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范君墓誌銘
王太宜人墓誌銘
顏君墓表
魏君墓表
王先生墓表
陳先生生壙誌
穌道人生壙誌
遷安縣學靈芝頌并序

鄧川祭瀰苴河文
祭元妻喬君文

晚學集卷一

曲阜桂馥著

論考

惜才論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爲才所累凡裘馬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奕射獵酒食爭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即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徧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

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爲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愚歛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爲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余童幼失學長無師資及聞先進之論已過知非之年一經未通雖悔何及殷鑑不遠敢告來茲己卯五月自記時年六十

顧亭林云一號爲文人則無足觀矣余亦云一號爲

才人將不得爲學人矣

闕里考

顧亭林肇域志闕里據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名闈百詩不從以爲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闈說是也而謂春秋無闕里其名始於魯恭王宮之雙闕以疑家語則非矣闕里不在魯城內在洙泗之間乃設教之地知其然者檀弓曾子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太平寰宇記曲阜縣洙泗二水南爲泗水北爲洙水二水之間即夫子所居也水經注洙水入泗水亂流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

是謂洙泗之間矣又注泗水云泗水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四門各有石闕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步餘馥案酈氏不言水側爲何城而闕里在此城之北蓋卽此城之闕因以名里故曰闕里從征記所稱北門謂闕里之北門非城門後漢書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此則闕里之南門也古者城內亦有里左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之里而

闕里實魯城外之里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然則闕里猶孔里也從征記明言闕里背洙面泗安得引城內茅闕爲證耶然其誤始於唐章懷之後漢書注其注明帝紀云孔子宅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闕相圖之東北也馥謂宅在歸德門內闕相圖之東北說自不誤又稱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其失太遠泗南爲魯城泗北爲洙水若闕里在歸德門內是背泗非面泗矣周禮面朝後市鄭氏儀禮注面前也闕里因夫子而傳其餘里名不見經典者尙多閻氏因左傳無闕里遂疑及家語豈論語之闕黨亦不足

信乎

闕百詩四書釋地闕里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馥案孔子生於昌平鄉杜預左傳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無所謂闕里泗水縣南五十里亦非孔子生處闕氏又云史晨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跼爾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馥案闕觀謂漢魯王之闕非孔子廟前之闕靈光殿賦朱闕巖巖而雙立史晨將謁廟先望見雙闕肅然起敬也

漢書梅福傳云今尼山之廟不出闕里顏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馥案

猶言祀孔子者不出魯國耳後遂以今之廟庭爲闕里舊址蓋不善讀漢書者

晉書張軌傳魏嘉平中郡官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馥案此泉在姑臧城西故知縣邑亦有闕

論語闕黨童子漢書人表作厥黨此以聲近假借不爲義也

夫子有宅有教授之堂宅在魯城中恭王所壞者是也教授堂在闕里洙泗之閒者是也

小穀考

泗水之北鳩山之陽有古城遺址卽魯之小穀也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城小穀爲管仲也杜

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馥謂杜依左氏爲說實誤也穀梁以小穀爲魯邑范甯以爲魯地故書法與城郎城中丘同例濟北有管仲井者乃齊地之穀非我之小穀昭公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城穀而實管仲焉此則齊地之穀齊桓既爲管仲城之矣魯莊何爲復城之趙氏鵬飛謂左氏因申無宇之言而誤合爲一是也李氏廉曰齊別有穀文十七年盟于穀宣十四年會穀僖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取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侵齊至穀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且桓公之有功於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有功左氏

於前後不合當從穀梁馥案穀梁但言魯邑而未指其所在泰山孫氏春秋發微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謂孫氏魯人終身學春秋其考必詳馥案漢以項羽頭示魯人而葬羽於小穀其地去魯城當不遠若馳其頭數百里而葬於濟北之穀城殊無謂矣

溧水考

尚書禹貢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漯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漢書地理志浮于沛漯通于河師古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音它合反又溝洫志迺釐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則漯川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孟子滕濟漯而注諸海朱子集注漯他合反並與濕音同說文灤字云水出鴈門陰館禦頭山東入海從水禦聲力追切水經濕水出鴈門陰館縣鄗注出于

纍頭山案此纍水誤作濕水　濕字云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歷長隄逕溫陰縣北漢志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水經注作濕餘水李賢注後漢書王霸傳引水經注又作溫餘水濕溫易譌溫陰即濕陰　濕濕二字音義判然不容假借玉篇濕字云通合切水在東武陽說文亦作濕廣韻濕字云他合切水名在平原濕上同据此二書是濕濕相亂已久欲求其故思之終日廓然發矇蓋隸省㬎作累非借濕爲濕古有從纍之濕水初無從累之濕字後人省纍作累故不識累之爲㬎又因濕與溼混且不識濕之爲水矣案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又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又東郡東武陽禹治濕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小顏並音它合反通鑑注引作它荅反後漢郡國志東郡東武陽濕水出又平原郡高唐濕水出又平原有濕陰凡前志漯字後志並作濕前志亦有作濕者千乘郡溼沃水經作漯沃酈注引地理風俗記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溼沃卽濕沃俗本字譌又案漢書或作隰襄楷傳平原濕陰人注云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說文言水出東武陽又引桑欽說出高唐者本於地理志也地理志言禹治漯水至千乘入海者本於禹貢孟子也然則禹貢孟子地理志之漯當如說文郡國志作濕其作漯者從隸體也玉篇廣韻並小學家言反以漯爲正字六朝文字多從變體是亦重於違俗者歟

穆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又云天子飲

于濕水之上注云濕水今濟陰濕陰縣音沓

揚雄兗州箴濟濕既通

鄭注尚書濕水出東郡東武陽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青州涉濟濕

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濕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水也又云河水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注云河水于縣東濕水注之地理志曰濕水出東武陽今濕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濕水亦或武水矣濕水又北絕莘道城之

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又東北流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日祭邱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于是間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隔會水卽濕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地理風俗記曰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濕亦是水者也

晉太康地記濕沃縣屬樂陵國

通典棣州蒲臺縣下云漢濕沃縣又云濕水在漢之

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

漯音他合反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漯斷不相屬敬宗對曰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

元和志齊州臨邑縣漯水北去縣七里

黃度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濟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

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於河耳

哀十年左傳於是乎取犁杜云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正義云犁卽犁邱也二十三年晉戰於犁邱知伯擒顏涿聚廿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犁一名隰本或作濕又二十三年傳戰於犁邱杜云犁邱隰也釋文作濕云本又作隰

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地理志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

韓勅孔廟後碑陰平原濕陰王宣

蘇衡等題名平原濕陰馬象

宗俱碑陰平原濕陰

漢郭巨石室畫像字平原濕陰邵善君

十道志引漢志濕沃屬千乘郡

魏書地形志樂陵郡有濕沃縣平原郡博平縣有濕

水

廣川書跋郙閣頌醳散關之嶓漾徙朝陽之平煣漾當作濕煣當作燥馥案孫叔敖碑下濕磽确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漾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漾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漾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爲濟水故道也

胡渭禹貢錐指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河水又東逕鐵邱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又東北逕衞國縣南又東逕鄄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

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亦不經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

閻若璩四書釋地集注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

潛邱劄記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鄄城又東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注于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通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以隰爲溼字五經文字濕充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濕之濕別以漯爲此字

說文繫傳今人不知有溼字以濕爲此字濕它合反水名非此也

爾稚釋地下溼曰隰陸德明本作隰云隰或作隰馥案建成鄉侯劉靖碑鄭義碑武德于府君義橋碑隰並作隰義橋碑益都隋殘碑題名顯並作顯凡此皆變㬎爲累㬎之證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溼失入反經本有作濕者音他合反此乃平原郡之水名耳

顧炎武曰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㬎字从日从糸乃㬎之省而後人寫作田誤也古人以濕爲漯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

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竝作漯陰也地理志平原有漯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儼注儼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隰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武億金石三跋北齊少林寺碑顯字作顯說文㬎從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後人轉寫日作田漢熊君碑殺阮碑皆有之

荀子窮則弃而儼楊倞注云儼當爲濕字書無儼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馥案儼卽儼字說文儼嬾解

揚傒改傒爲濕坐不識傒字也累㬎互誤此亦足證
盧抱經曰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攷
古本是地泉温温濕形近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馥案此與濕陰譌作温陰正相同
宋書謝靈運傳使臣遵於原隰馥案此又誤以塋爲
㬎
漢書王子侯表濕城侯忠顏音它合反馥案史記作
隰成卽西河隰成縣顏音誤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功顯宿著又云顯封受爵又
引詩顯顯令德集古錄云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許愼
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錢詹事大昕後漢書攷異云襄楷傳平原隰陰人也注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隰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即漯水也班志作漯陰按說文濟漯字本作濕隸省作漯燥濕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爲燥溼字而以漯爲水名不知漯爲濕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

宋寧州刺史襲君碑仁篤顯於朝野

益都隋殘碑題名李方顯作顯

說文灤水或曰治水水經注作濕水案灤俗作漯濕亦作漯故誤爲濕

通雅濕漯顯顯以形相借

明堂月令考

周之月令出於明堂故俾明堂月令說文風俗通國語注皆引明堂月令漢書魏相傳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三輔黃圖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故謂之明堂袁準正論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辨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禮含文嘉注天子孟春幸於南郊總受十

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後漢書律歷志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蔡邕傳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唐會要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禮於祼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馥案此皆言月令繫於明堂明堂之外別無月令今有獻疑者謂明堂月令非禮記之月令馥證以舊說而知其誣也鄭氏三禮目錄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

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馥案別錄劉向作漢志所本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大戴禮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盧注引淮南子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馥謂此卽明堂陰陽之義鄭謂月令屬明堂陰陽蓋出於三十三篇此一證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月令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崇文書目周書月令一卷）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

或云淮南皆非也又月令問荅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馥案蔡氏以明堂月令周公作又言周官左傳與禮記通此二證也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通典月令本出於管子呂不韋編爲春秋戴聖集成禮記並周制唐大衍卦候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歷馥案

四家皆以月令爲古月令此三證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歆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馥案牛氏稱今明堂月令鄭元云云卽指禮記月令此四證也王應麟玉海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鄭元高誘孔穎達謂呂不韋所作周禮夏官牧師注云月令秦時書也漢淮南王安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

復有增加馥案禮家指小戴此五證也徐鍇說文繫傳人部儀字傳明堂月令卽今禮記月令未刪定前也古天子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政令故曰明堂月令此六證也隋書經籍志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惠氏棟謂融所足者采之明堂陰陽此七證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今禮記月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馥謂是說尤爲明顯此八證也或疑諸書所引明堂月令不盡見於禮記此則古今本各異耳或又疑鄭注所稱今月令爲明堂月令案今月令卽漢之四時令又稱五時令亦班於明堂漢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明堂詔驃騎將軍三

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成帝詔公卿大夫不信陰陽所奏請多違時政而望陰陽調和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元帝詔有司毋犯四時之禁侯霸傳每春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此皆鄭所謂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也

堯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尚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樞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周書洛誥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馥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是爲五帝蓋明堂原主五行四時而月令即從此出故曰明堂月令

禮記月令官有太尉又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皆秦制馥謂呂不韋或改周之舊文以合秦法也季秋云爲來歲受朔日此以亥月爲歲首矣孟冬又云乃祈來年於天宗亥月而稱來年豈秦制乎季冬又云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代來歲之宜丑

月言來歲豈秦法乎又云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匋豪秦改封建爲郡縣安有同姓之邦乎說文引明堂月令歲將饑終月令作數將幾終蓋秦以亥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皆非建寅之時後人謂與周秦不合改歲爲數不知周亦因於夏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案此條重見

禮記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引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

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皆與月令文同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鄭注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韋彪傳建初七年盛夏多寒上疏以爲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謂時令卽今月令陳寵傳亦稱時令注云月令也

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蜓鳴衣裘成天子行徵刑始貙膢以順天令此是漢月令鄭康成稱爲今月令者是也

案漢景鸞宋戴顒皆有月令章句諸書所引章句多不舉姓名未必無景戴說也

薛君考

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也魚豢魏略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馥謂薛君之稱由此而起或據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德之曾孫方邱字夫子謂章句爲方邱作案方邱西漢人終漢之世稱韓詩者未有道及大可疑也

晚學集卷一

晚學集卷二

說辨

干首非劒說

吾友程君易田作桃氏爲劒考並圖古劒六以其短小定爲下士所服余竊謂非劒也殆干首歟會目驗十餘器其制與圖略同案考工記臘廣二寸有半寸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今程君所圖其莖圍僅及臘廣之半且短不受握余故謂非劒何以知爲干首也莖中有陽起兩市其間卽注旄處底有小洞所以接干今官衞門坐槍俗呼標槍干首兩刃中脊隆起卽此制特易銅爲木耳安邑朱芝山有一玉器形制同而短小是古又以玉

作之玉之不中爲劒明矣爾雅釋天注旌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說文旌析羽注旄首徐鍇繫傳曰其竿頭綴以旄牛尾也孟子大夫以旌趙岐曰旌注旄干首者釋名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縈縈然也詩韓奕淑旗綏章正義云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爲一竿鄭康成注夏采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又注明堂位云綏爲注旄牛尾於杠首廣雅天子之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馥案杠亦干也旄牛尾即犛牛尾說文氂犛今本誤作犛牛尾也孔甯子犛牛賦云既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凡此皆注

旄干首之證但干首形狀諸書無文幸古器猶存今門坐槍雖易以木尚沿舊不變此可通古今之郵以解經傳干首注旄之制惜與程君閒隔千里不得質以鄙說也

按干亦用以擊刺故以銅爲首有鋒有刃說文箭字訓云以竿擊人也左傳舞韶箾者尚書舞干羽于兩階皆干舞也

司馬達甫舍人藏一器與程氏圖同有款識可辨者四字曰作其永用馥謂其即旗古文省也

程氏引莊子吹劒首者映而已矣以莖頭之孔爲可吹名曰鐔馥案司馬彪注云劒首謂劒鐶頭小孔映

然如風過是司馬以爲穿透之孔非干首有底之孔且鐔亦非劒首顏師古漢書注云鐔劒口旁橫出者是也

蔡中郎名字說

後漢書列傳蔡邕字伯喈或謂喈鳥鳴聲其名當作雝取義於雝雝也馥案作雝良是但非取於鳥書無佚言乃雍鄭注時有所言則羣臣和諧詩周頌有來雝雝樂記雝雝和也爾雅釋訓廱廱優優和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姚興傳曰濟南公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北史刁廱字淑和辛少雍字季和唐邕字道和南齊書姚道和字敬邕魏書趙邕字令和江表傳顧雍少從蔡伯喈

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雍與伯喈同名由此吳錄雍字元歎言爲蔡邕之所歎因以爲字蜀志簡雍字憲和顧簡二名皆作雍字是取雍和之義和當爲龢中郎當字伯龠說文龢調也龠樂龢龠也或難曰釋詁關關噰噰音聲和也郭注云皆鳥鳴相和釋訓噰噰喈喈民協服也郭注云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此亦非爲鳥言邪馥荅之曰詩關關雎鳩雝雝鳴雁雝雝狀鳥聲仍取和鳴非謂關關雝雝專施之鳥而不容別屬也惟卷阿之雝雝喈喈乃象鳳鳴尚書大傳引逸詩鳳皇喈喈是也若因鳥聲以爲表德何不字伯關邪言非一端字非一恉自叅體假借讀

者望文生義遂使古訓拘而不能通矣

唐嵩陽觀碑致邕熙潘尼釋奠頌穆穆焉邕邕焉文選笙賦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李善注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

說文

說文繒以石箸繒也纂文繒射石也西京賦繒不特繫往必加雙薛綜注沙石膠絲爲繒楚策被甲嬰繒引微繳繳繫也伯聲注繒以石繫繳也謝靈運山居賦繒綸不投買羅不掛繒弋麛用跡筌誰施自注云八種皆是漁獵之具繒或作磬廣韻磬繳繳石史記楚世家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磬新繳繫解引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磬又或通作婺後漢書馬融傳繒婺飛流一云取一枚長一二尺許以長繩系此枚而

丸而彈謂爲繳射也

丸以石爲之玉篇磻以石繫繳也

皇侃論語義疏云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系

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蜀都賦枚孤施兮繳繳出郎夏官司弓矢所云茀矢鄭注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籠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系箭而射也馥案說文繳生絲縷也矰雉射矢也雉繳射飛鳥也飛者乃可施繳漢書貨殖傳矰弋不施於徯隧是也論語弋不射宿言但繳雉飛者而不矢射宿者宿卽無所用繳矣易林鵠求魚食道遇射弋矰加我頸繳縛兩翼是雉者以短矢引繳迎鳥首而射之繳縛鳥下來也繳所以縛鳥者說文徼繳徼也馥謂當爲繳檄言繳既高而布檄愼子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曹植羅

繳雁賦播繳繳以凌雲播卽布檄也繳所以高而布檄者矰所系如網之綱其緒少少緒目以漸而生生則目繁繁者爲少者所牽眾目俱張網當一面鳥乘風力翼難猝斂進爲所覆退爲所羅矣惟衔蘆者能避之抱朴子智禽衔蘆以避網說苑衔葭而翔以備矰弋鶴鵝賦徙衔蘆以避繳淮南修務訓夫鴈衔蘆而翔以備矰弋高注衔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是也說文𣪊雉射收繁具也觶下訓同殼射具集韻殼所以盛雉說文𣪊雉射所蔽者也此雉射之大略也汲冢書有繳書二篇

洪武正韻繳生絲縷弋箭著之以罥禽足謂之矰繳

又云矰亦作繒三輔黃圖大飛具繒繳以射鳧雁箭

有綸者曰繳繳卽綸也

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馬注繳繫短矢謂之矰鄭注矰高也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又田弋充籠菔矢共矰矢注云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

吳語白羽之矰韋注矰矢名以白羽爲衛

楚詞九章矰弋機而在上兮王注矰繳射矢也

呂氏春秋眞諫篇荊文王得宛路之矰高注矰弋射短矢

漢書司馬相如傳微矰出纖繳施顏注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系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

西京賦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
龍薛注繳射矢長八寸名矰其絲名繳挂矢絲挂鳥
上也馥案八寸短矢欲其高飛非弓力所能須用弩
故愼子言弩弱矰高楚詞言機而在上機謂弩機
淮南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高注蒲且子
楚人善弋射者馥謂連者以繳牽連之子虛賦弋白
鵠連駕鵝

說隸

作隸不明篆體則不能知其變通之意不多見碑版則
不能知其增減假借之意隸之初變乎篆也尚近於篆
既而一變再變若耳孫之於鼻祖矣又若水之同源異

派矣又如酒之脫卻米形矣如圖變爲圖再變圖圖圄
𢍏變爲羞再變麦麥恩變爲忽再變忽忩𢆶變爲𢆶再
變𢆶黍變爲黍再變黍與變爲與再變與興表變爲表
再變衷表爲變爲閤再變閤其變爲其再變其其其希
變爲希再變希需變爲需再變耍惠壺變爲壺再變壺
羣變爲享再變享㝱雲變爲雲再變雲霊盥變爲盥再
變盥网變爲网再變网冏冈冒變爲冒再變冒早昇莊變
爲莊再變莊舞變爲棄再變棄弃棄弄變爲弆再變弆
報嗣變爲嗣再變嗣嗣惡變爲惡再變惡恵革變爲
草再變革革屬變爲屬再變屬屬凹變爲曲再變曲曲
曲丟變爲爲再變爲爲覓變爲覍再變覍奋盈變爲盈

再變盈盃盃世變爲亟再變世世帶變爲帶再變帶帶舜變爲舜再變遮舜凡此皆先變于篆後變于隸者也至若厚作厚變從享飭作飭變從方又作餋變從芳冥作宾變從宀又作窴變作穴從目審作審變從巳遜作遂變從彖畜作壺變從豆與壺之下體無別罕作牢變從穴我作戚變從土從戊恢作逖變從疋又作廢變從广段作段變從殳又作敗變從文響作嚮變從石又作韻變從景整作整變從束畝作畝變從文覽作覽變從臨斂作斂散作散皆變從殳渝作澹變作品贛作贛變從貢刺作剌變從夾楷作楷變作毋鼻作鼻變從畢翳作翳變從夾嘗作賣變從十拜作拜變從幸顯作

顛變從夕又作顚變從夕美作弄變從廾禦作衛變從行從去又作衛變從朿御作御變從先體作體變從身載作軷變從攴鹵作迺變從西從覀貴作貴變從立翰作翰變從翕薦作薦變從覃掾作彖變從人馥作馥變從口從父鑿作鑿變從齒又作鑿變從出辟作辟變從柔踢作踶闢作闢皆變從翕攜作攜變從雋僄作僄變從寸截作截變從乚蓺作蓺變從牽蓺作羋變從丰報作報變從欠歡作歡飲作飯皆變作艮量作量變從章岡作罡變從正兩作兩變從帅梁作梁變從爻翥作翥變從冉弦作絃變從糸筆作筆變從木遷作遷變從升僊作僲變從衣棘作棘變從来濕作濕變從累黜作黜

敲作敲突作突獸作敵皆變從犬猶作猎變從昔琴作琴變從今鹽作鹵變從田難作雖變從黑緝作緝輯作輯揖作揖皆變從胥閱作鬩變從羔寔作寔宇作宇宦作宦室作室牢作牢寵作寵皆變從穴冣作冣亦變從穴邦作邽變從羊術作術變從米驗作驗變從佥稟作稟變從亩徯作淢變從水鄭作鄅變從尊醫作醫變從酉歸作歸變從是彪作霧嘷作嘷皆變從雨靈作虛變虎又作靈變從皿農作辳變從曲曲作曲變從川薔作薔變從艹羸作羸變從亡并廬作瘟庄作庄床作床廥作痛庾作痺皆變從疒鴈作鴈亦變從疒厲作厲厭作厭壓作壓皆變從疒際作際變從蔡敝

作軟變從欠又作敦變從攴彪作寁變從雨從龙皋作皐變從羊又作罕變從四下羊此皆隨勢更移但求補空作姿不守偏旁者也又若龜之爲龜又爲龝嵩之爲嵩畱之爲畱塗之爲淦轡之爲轡埤之爲俾犀鷹之爲鷹裝之爲裺磯之爲碕尋載之爲覣此非後人所敢杜撰者也又若以柤爲俎以柜爲矩以浩爲昊以旌爲精以猶爲述以夏爲暇以皇爲黃以踘爲蹈以伎爲暨以氏爲是以墨爲默以充爲衝以倚爲禦以殷爲隱以公爲功以顯爲旻以覲爲眩以緄爲衮以沂爲涯以棄爲看以犆爲特以磔爲磊以羊爲陽以凱爲楷以汁爲叶以宛爲吮以紅爲江以倕爲幢以嶭爲戲以彝爲夷以資爲

盧以黎爲黎以繙爲蕃以綦爲淇以熹爲熙以偶爲隅以菰爲孤以犁爲黎以胎爲鮐以煙爲禋以仁爲人以薰爲勳以畔爲槃以渠爲詎以衰爲兗皆假借也气艸不合於隸體以氣代气以草代艸又以饁爲氣以皂爲草此皆不得已之更代也隸固出于小篆而亦兼用古籀如昔時楙野弍二凸曲江詘折呂声克載秦蟲篆典哥番蠭逢蟲遐徂家家蜂蠭運動皆古文也串中穿雘遲遲辟辪墜過墜地蕭寂皆籀文也隸趨簡易又尚茂密故有增減之法如譖作舂褻作夏黽作黾眉作眉臣作正書作書虞作寞灪作無芻作豸裹作衷靁作雷霽作霋臺作亨爰作爰牽作牽絲作綿害作宮蚤作虱香作香畱作

亩自作㠯邑作卩麥作麦慶作庆舟作月幽作幽金作釜蠆作螫復作復棗作栗殺作殺龐作爵器作㢟減也趨簡易也土作圡久作夂才作才天作夭氏作氐王作玉雙作雙席作席隊作隧邦作邽增也求茂密也古文從省如卽位作卽立諸侯作者侯隸體亦爾如譜作諰傳作傳雙作隻阪作反汶作文瑚作胡圖作啚皆省文也蓋篆有定體隸無專形繩以六書輒苦拘礙張謙中因篆書無庵字以隸寫之此則兩體各得其當而知變通之意者矣

陳啓源曰古籀之文一亂于斯再亂于邈而邈又甚焉原其變隸之初務在去煩趨簡往往曲爲遷就以

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姑舉一二言之如朋形異鳳履義非舟言失帝聲父無杖恉奔走殊天趾之形幷衰異垂毛之象戎早離于甲義舜鄰去其炎文本紂而今直者支木干求之首本析而今連者蒂垂尾並之身以致孝孳難分玆茲易溷變億而爲億改繹而用終更留而作函舍昌而取厚鬻還作壽棄乃爲乘庚形正而反偏出體衰而顧整惟諧俗目莫覩原文至于施作偏旁尤多譌舛如立心疑小桃手似才去首如云艸頭敵廿易艾爲廾在奉春則溷大在昇幷則溷丌省巳爲卩於御卬則疑邑於遷卷則疑己忽魆絀從囟畏鼻鬼從由而同

作田尉與熒從火絺帛從巾而並作小鄂之鼻淳之鼻皆爲享字恆之舟亘之囘俱作日形似四而非四者鑒之皿賣之囧與罹羈之网擧曼之目似西而非西者鼻之鹵覆之而與遷與之囚棗棗之卤又勻之勹句之弓與勹相類弘之乙㠯之乙與厶不殊久攴似文肉舟如月敷以方而易寸朗去㠯而從弓蓺作埶耒作耒自作阝夕作力俱就約而舍多爻爲布爻爲有爻爲灰嵩爲耆並移右而居左誰分市市莫辨口口凡此僭差難勝指摘者也

葉大慶攷古質疑古今之字不同固有自繁而之省亦或增少而爲多不可概論也以周禮考之太宰八

壎後世以爲法司樂靈鼓後世以爲雷篇章之歙篇後世以爲吹以至箸人之九箸太祝之九擩皆易之以笙與拜焉其他如以雝爲雍以譆爲善以穌爲和以蠭爲蜂以鼃爲朝以僊爲仙與夫龜黿蜮蠃之類皆省于後也以漢書考之尉安之尉或加以心萬幾之幾或加以木造耑之耑或加以立以至禮志之屮木幽通賦之東屮皆易之以草與鄰焉其他如論語之知增而爲智周易之无增而爲無以蕘爲敷以皃爲貌以轂爲繫與夫昆侖夫容毒冒武夫之類皆增于前也夫自繁而之省無非取其傳寫之便易增少而爲多抑果何說耶馥案篆變爲隸不能不改易以

就其體所謂勢窮則變也卽如篆擧罷罷之煩重中
厶厶之簡約在篆則無嫌於隸則不類故削煩增簡
破篆之拘牽就隸之通便祇求合乎體勢不顧乖於
形聲豈好改作不得已也比如遯字篆作豚隸安能
從故改作遁猶嫌遁不便於隸又改作遂則易於下
筆取勢矣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
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列傳斯上書曰田常爲
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殺簡公於朝孔子家
語七十二弟子解宰予字子我魯人仕齊爲臨菑大夫

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史記齊世家載田常事又以子我爲闕止一人之書互相刺謬如此馥案此非太史公之私言蓋沿襲舊說而無所裁擇也以爲闕止者本之左氏以爲宰予者本之呂氏也呂氏春秋審分覽愼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執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此史記之所本也或曰家語出於孔安國豈亦本呂氏耶曰今家語非安國本乃采摭史

記荀子大戴禮國語左傳而成者其弟子解則本之史記弟子列傳也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即顏所云今所有家語其非安國本明矣小司馬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是則不易之論也夫

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

之也

馥案右二說與呂氏春秋誤同

困學紀聞引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亦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

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按左傳諸御鞅諫簡公正田常與闕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誤矣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眞與田常爭也豈不寃哉

范起井觀雜說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

苗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喪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注語王肅注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顚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令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於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

直事核博物洽聞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尙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元瓦鈔辨

元瓦鈔一定橫列至元通行四字闕寶鈔二字中有壹貫字左右蒙古字庚子四月吾邑時家莊民掘井得之考元戶部尙書武祺所著寶鈔通考知爲民間僞造其說有三按通考至元十三年戶部呈自中統元年鑄造鈔板元用木頭作樣如今年深風裂損壞臣等議得都改鑄作銅樣與木樣一般更堅久壞不了有奏奉聖旨准是則官造鈔板或木或銅不聞以瓦其僞一也通考又載彫刊板樣赴內府都省官及參議府左司官逐一

子細呈看過奉都堂鈞旨於留守司等衙門選選人匠彫刊依太史院選定日期鑄造凡印過板面先令監印官封訖取據鑰匙交中書省左司封是則國寶愼密安得流落民間其僞二也通考又載至正十年擬造中統文寶交鈔其板面邊闌花樣字貫各隨鈔例從宜製造以防挑剜揭補之弊元有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字係漢字篆文今添蒙古字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字壹貫元單雷文今擬薰草伍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擬寶象花叁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擬四角雷文貳百文元薰草今擬抹樓花壹百文元四角雷文今擬萬字伍拾文龜背鎖子貳拾文芙蓉花壹拾文草芥芝是則官造花文字

樣俱極精巧此瓦樸野殊不類其僞三也元制僞造通行寶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定仍給犯人家產律雖從重而民不畏死蓋弊多則法嚴法愈嚴則弊愈生自然之理也況自泰定以後廢平準轉支之舊規鈔法大壞國用民生公私交困而欲人不犯科野無私造豈可得哉

晚學集卷三

題跋　書後

釋名跋

釋名署云漢北海劉熙成國撰按吳志韋曜傳裴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曜因獄吏上辭曰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覩案曜付獄在吳鳳皇二年是時釋名始得傳布固疑熙爲季漢人又按蜀志許慈傳慈師事劉熙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秉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

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又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馥按熙爲許慈師又與鄭康成同時其爲建安人明矣

洪亮吉曰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考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今考晉書循吏傳魯芝當魏時行安南太守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日南郡正屬交州則舊本不誤

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馥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不載珍所撰

玉篇跋

字林既不可見幸玉篇猶存又爲宋人所亂然有足證說文汲古閣刻本之誤而補其闕者今以大字先具說文下以細字繫玉篇條分而疏之恤收也救也忧不動也心動也惕敬也懼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驚也與懼合訒頓也鈍也訓譸也引作詶也詶說也訟也毅窑毅引作窒穫欬訾也皆也欬監持意口閉也監作堅遣迹遣也迹遣也遏怒不進也驚不進也案繫傳怒不進也一曰驚也迹前頓也迸前頓也案說文別有迹字此又誤篆作迹迻復也復也瘕女病也从病叡小鼠小鼠聲楯工官以爲奚輪奚作輾案即輾字梡黃木可染者梡黃木實可以染廣韻亦作梡杕相高也木忽高也案本作

梱音呼骨切說文形誤玉篇聲誤邙河南洛陽北山上邑也作土郟周武王子所封國郟伯文王子也甍河東聞喜縣縣作鄉儌精謹也謹作詘僭假也引作儉也值措也引詩值其鷺羽值持也案韻會引說文持也几孔子曰在人下故詘人在下媟諆也媟也嬖便嬖愛也引作便僻也春秋傳曰賤而獲幸曰嬖案玉篇凡引左傳皆稱左氏今稱春秋傳乃說文原文今闕項頭後也頭後昤目有所恨而止也恨作限覺注目視也目駭視也聞知聞也知聲也台山閒陷泥地閒作澗舌在口所以言也引作在口中所以立言者齰齒堅聲齒作齧齰齒堅皃齒作齧捻急持衣裣也急持衣裣行也揉推

也擢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亦作擢也眹涓目也眹目也眹視皃引孟子眹眹胥讒柵編樹木樹作豎藍瓜菹也藍作濫斬江夏有斬春亭縣名鼓艸大也作葥引韓詩葥彼甫田糞賦事也賦作賤廣韻同马艸木之華未發马然華下有實字瓜瓞也引作蓏秬春粟不漬也漬作潰繫傳廣韻同簞飯剛柔不調相著也飯堅柔調也今作適案不調當爲才調鍥刻也作烈皿飲食之用器作飯食斜杼也杼也並作抒彉弩滿也作滿弩繫傳同毀繇擊也古衣祋如此遙擊也古爲投發弄穿也弄空也釋文引說文作空繫連也擊連溯水出南陽舞陽舞陰漢志亦作陰濂中絕小水大水中絕小水也

涸或作瀚赬赤色也或從貞或從丁或作赤赬褭之汁赤或從正赬下重文赬赧二字赤沚別屬水部赤側加切赤淖也又棠棣汁沚耻京切赤也案趙宧光說文長箋亦謂赤沚非赬之重文圻地垠也圻塄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地垠塄也塋墓也墓地案廣雅塋域葬地也禓道上祭强鬼也道上祭也案韻會引繫傳强鬼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禓鄭注禓强鬼邮左馮翊高陵左馮翊高陵有邮亭顩面色顩顩兒顩面急顩顩也顩同上案廣韻顩說文曰面色顩顩兒顩上同薈星無雲也日出也案增韻引說文日生無雲也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曀温韓詩曀日出也說文合日生二字作星朋朔而

月見東方謂之縮朒作朒從肉外遠也引作表也遠也
髁齊謂多爲髁楚人謂多也㚔大也作豕廣韻同㚔瞋
大也瞋大聲也哀炮肉也炮炙案廣韻引說文炮炙爚
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爚周禮曰司爚行火之政令爚
或從亘爚古亂切舉火也烜況遠切火盛皃案周禮夏
官司爚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
於日司爚司烜分屬司馬司寇所掌各異說文取火於
日官名本烜字訓誤在爚字下烜非爚之重文焫於湯
中爚肉也溫也湯中爚肉也案廣韻焫與焞同哀十二
年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云尋溫也中庸溫故
而知新鄭注溫讀如尋溫之溫腰善丹也美丹㦸尤高

也危高皃厓山邊也水邊厜㕒也山石下案㕒當爲㕒
㕒石地劈反也仄也碓厲石也乎加切碓都亂切釋文
亦作碓橐書囊也纏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說文纏也
今說文僅存書囊一訓脫去纏訓麤大鹿也大麤案麤
麤屬貑鼠屬猿屬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禺屬廣韻似
猿閘今閘含閘鳥鮸魚名繫傳一曰薄鮸玉篇鱄浮魚
一名江豚欲風則踴王隱晉書夏統常學戲船登舟作
鮪鮞之淑螟蟲食穀葉者食苗心蟲蝤渠蝤蝤與蜣同
蜣蝘蜩糞蟲案集韻引說文渠蝤蝘貨庸也傭也韓龍
頭繞者龍作籠韝韜內環靼也韜作鞄繐帛青色青白
色案徐鍇說文韻譜同紩紕紩也紕也絳紩紕從絲貫

杼也織緝以絲貫杼也袂襲袂也褚製衣裝衣也廣韻同說文複褚衣顏師古急就篇注褚之以綿曰複漢書南粵傳上褚五十衣注以綿裝衣曰褚駄蛇惡毒長也蛩也蛇毒長也禿上象禾粟之形粟作黍旭丸孰也丸屬也醍孰籀也熟麴也醞也醞酒也而容切醞重釀也汝吏切廣韻同集韻酸酒也亦曰夫釀酏酒樂也樂酒也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卒也卒度也度其量不至於亂也醒醉而覺也醉未覺也凡此皆說文誤玉篇正也又如朐脯挺也韻會引繫傳作脡玉篇脡脯朐也今說文無脡字腯臀也腯膏臀臀膏腯今說文無臀字諵嫌也諵也諵諵也今說文無諵字徵从彳

謗聲說文言部無謗字玉篇謗言也列子釋文引說文
瘦疼痛也疼瘦今無瘦字椋即來也椋椋也今無椋字
妥妥鹵貪也鹵作擄今無擄字韻會顯字引說文詩猗
嗟顯兮顯眉目閒也玉篇同今無顯字鑿讀若左傳鑿
而乘他車今無鑿字玉篇鑿一足行也肖振肖也振胖
也胖肴胖也今無胖字槍槍欃今無欃字玉篇檫道木
也廣韻同麶麥末也麥麩也說文穅麩也今無麩字蟙
幾也今無幾字玉篇引埤蒼幾蟙也碰以石扞繒也扞
作研研碰也廣韻同今無研字詩會不容刀釋文引說
文作斠正義引說文作觮今無觮觮二字玉篇觮音彫
詩黍離釋文云離說文作褵今無褵字玉篇褵長沙云

禾把也郭璞爾雅序釋文引說文礫小礰石也今無礰字玉篇礰礫石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礫柱下石今無礫字玉篇礫柱下石藝文類聚引說文驟馬臥土中馬轉臥土中今無驟字廣韻馬上浴當作馬土浴初學記引說文有㸲字㸲特牛也案說文特朴特牛父也朴當作㸲今無㸲字㼜秋田也㼜秋田也甽爲蔪之重文爾雅釋文孫說文作蔪本是重文甽釋文誤作正文蔪今無甽字㚔獸也獸似貍又㚔生冀切獸似貍又狻狻狻也或作㚔狻乙邱切引爾雅今江東呼貉爲狻狻爾雅釋文狻烏郎反狻山吏反引字林貌謂之狻案石鼓文有㚔字今說文闕狻卽㚔字隸書夬央易譌音隨字變

辭从辛省聲今無辛字玉篇辛周也案周當爲同方言辛同也輕車溫也車轀輕韜裏也今無轀字玉篇訴說文誖同今說文無誖字凡此皆說文闕玉篇存也毛詩駉釋文云說文作駉同玉篇駉爲正字駉同上與釋文合今說文駉下引詩四牡駉駉別出駉字引詩在駉文野後人所亂此又說文失而玉篇得矣

洪亮吉曰案玉篇邑部不載郹字疑屬脫文又案今本說文敍卿大也即係蓂字之譌爾雅釋詁蓂大也陸德明音義引此云卿大也可證說文又別出蓂字云卿木倒乃後人誤增耳又案史記索隱引許愼淮南王書注晏無雲也則晉晏本一字合訓分訓皆得

集韻跋

曩在京師與戴東原先生居相近就談文字先生每取集韻互訂謂余曰集韻增韻不背說文差可依據余時有曹棟亭揚州刻本文多謬誤灣譌爲沸南少昊譌爲省天因屬陳君增校讐未及終卷又屬程君敦與說文對勘亦不完及余官長山乃得與增韻幷了之益信戴君言不誣也說文鼎部鼏字云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冖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案此乃鼏字訓誤以鼏當之而脫去鼏字金部鉉字云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當云禮謂之鼏鼏从冂聲讀若扃今諸書無鼏字增韻青部有之訓爲舉

鼎具與錫部之鼏音義各別既解說文之惑又補廣韻之闕以視徐鉉不自曉其名者相去什伯矣徐於鉉下不知鼏爲鼎之說文艸部藑字云蘆艸也集韻引作蓳艸詩蓳荼如飴正義引廣雅蓳藑也則蓳艸是也說文糸部紲字云絏也六書故作降集韻引作縫也玉篇紲紩也史記趙世家卻冠秫紲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則作縫是也此類不可枚舉當其時字林韻集埤蒼纂文字書三蒼解詁李舟切韻諸書尙在故所收極博良足靖溉後來然其錯謬往往而有則以眾手所成不無粗略增韻出於一門父子故少違失然吾終以集韻爲大官增韻賣餅家耳

集韻之謬略舉數字東部鍊云方言韓軟趙魏之間
曰鍊鏻案曹憲於廣雅音諫非從東也屋部棟云赤
棟水名案爾雅赤棟郭音霜狄反非從東也沁部鼰
云鼠名案說文鼰鼠屬从穴而隴切非從穴也覺部
盭云杯也案玉篇盭杯也魚下切非從足也霽部鼓
云放也案說文从坐迂往切非從圭也侵部軠云紡
車案說文從坐巨王切非從壬癸之壬也

荷戈圖跋

萊陽姜如農先生有荷戈圖先生在明季官禮科給事
中時閣臣周延儒大貪婪御史有長安金貴之疏延儒
懼欲脫已罪乃具密揭進上謂皆言官所爲上因申諭

曰言官以言爲職緘嘿不言及言而未當俱屬溺職諸臣中有大奸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諭下廷臣疑懼先生毅然上疏謂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所見而云然乎或於章奏知之耶抑出於聖心之懸揣耶此皆大奸巨惡惡言官不利於己而思以陷之推其心以爲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陛下之怒不激陛下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不箝言官之口不能遂詭邪之謀臣恐人效寒蟬壅閉主聽誰復肯爲陛下言者上覽疏大怒下北鎮撫司勘問欲賜死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

改下刑部命於午門外杖一百此崇禎壬午事也甲申正月閣臣某督師山西上行推轂禮某爲先生求解報可二月一日譴戍宣州衛未至戍所而明亡烏呼先生爲此圖蓋不敢廢君命也其赴戍詩云垂死承恩譴天威咫尺間荷戈荒徼去收骨瘴江還衰職猶思補龍髯竟絕攀先皇千滴泪獨在敬亭山此亦足見其志矣余述先生被譴事迹書於圖尾使觀者得以考焉

董香光書畫冊跋

同里顏異我先生爲言明季家滋陽城破亂兵入室披刀斫油筒幾汙書畫董香光冊子亦被涴後重裝於京師此吾家世傳之物也何時不謹失去言未既泫然流

涕閱三十年余官長山於袁比部蕩塘許遇之叩其從來乃章邱焦樸村太守購於骨董家贈袁者濮村子綠軒聞余述顏氏舊事相與欷歔感此冊之遭也又數年顏以董書請易綠軒實左右之袁敬諾於是此冊復歸於顏嗟乎當滋陽被兵時忠烈死難於河間孝靖跋走於岐路國破家亡雖有名書畫誰顧之當此冊被婉時求如馬鞍刀室而不可得又誰顧之迨承平既久其子孫則垂涕而思之矣一物之微輕重存亡隨時升降如此既見厄於兵又見壞於盜展轉流亡終歸故主豈與顏氏憂患安樂固結而不可解耶綠軒周旋其間使顏袁各行其意是亦此冊之魯仲連也夫

顏得前明趙公用賢兜觸趙之苗王槐求於顏嘅然歸之今顏能得於袁者乃顏能德於趙者也附記

顏氏先友尺牘跋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翼鳳云正啓多莊語或有機密則具副啓謝氏肇淛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邊紙其製折簡夾刻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宣不具不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別然則拘俗不踰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白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厓盧抑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踪跡可以證

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弆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修來先生藏故人書千數百通皆毛邊紙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佳書與謝傳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右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俱在吾既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故書其後

牒鯖小紀題辭

吳下主人飯客供鴨舌羹客疑亟不易得詢之監廚所積也蘇公讀漢書每一過尚記一例老杜讀書破萬卷卽此法也吾友運生見書必讀讀必紀錄識大識小各

成卷軸余曰蘇公之漢書破矣鴨舌羹不啻嗟而能辦給哉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四月取荼傳云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又七月灌荼傳云荼萑葦之秀爲蔣藸之也雒縣令莊君述祖謂荼蔣二文並從竹蓋采荼爲簿簿竹席也馥按王隱晉書陶侃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撤牀上雜蔣手剉給客牛馬晉陽秋云蔣薦也又子思子禹爲蔣席馥謂剉給牛馬自是草非竹矣蔣卽菰蔣菰蒲同類皆可爲席故呼席爲蔣其字還當從艸竊懷此疑質之莊君君謂四月非取荼時馥謂是書多錯簡如八月丹鳥

羞白鳥鄭注月令引作九月此明驗矣

書陸氏詩疏後

陸氏詩疏散見於諸書陶宗儀毛晉摘錄成帙各有疏謬今據所聞隨條分記以表異同疏芑云芑菜似苦菜也青州謂之芑齊民要術引作蒙苦葵青州謂之芑案初學記云芑蒙也說文蒙菜也疏荷云的成實或可磨以爲飯藝文類聚引飯作散按劉孝威謝東宮賚藕啓云子爲靈散得自莊篇疏蔜云河內謂之蕢幽州人謂之燕蔜齊民要術引云河東漢中謂之蔜幽兗謂之燕蔜一名爵弁一名蔓按蔓當爲蘧爾雅蔜蘧茅說文蘧茅蔜也一名葰又云蘼艸也楚謂之蔜秦謂之蘧疏茹

慮云茹慮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按詩正義爾雅疏所引並無今圃人以下二十三字本草掌禹錫及蘇頌圖經所引亦同圖經於牛蔓下云二月三月采根暴乾今圃人云云然則今圃人以下乃圖經之言闕入者圖經千乘之家下尚有言地利之厚也六字疏蔚云蔚牡蒿也太平御覽引云蔚牡蒿牡敢也疏蓬云可瀹爲茹滑而美也齊民要術引作滑而不美案詩毛傳蓬惡菜則不美是矣似蒿疏桐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似毛布御覽引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

瑟藝文類聚引云有青桐赤桐白桐白桐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按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其葉有白毛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疏六駁云駁馬木名梓榆也陶毛二本敘次並亂校崔豹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名六駁木疏楸云楸楊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爾雅釋文引尚有今人謂之芝樠也七字疏杞云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初學記引邊下有路字疏穀云潔白光輝御覽引作光澤疏榛楛云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詩釋文織字引作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同斗筥當爲牛篋說文篋飤牛筐也疏蒲云今人又以爲箕鏕之楊也鏕當爲罐疏樓云山樓

與下田椇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按此乃疏唐風山有栲之文誤移椇下也疏椒云少毒熟不中合藥也御覽引作小毒熟疏苞櫟云秦人謂柞爲櫟蓺文類聚引秦人作周秦疏又云河內人謂木蓫爲櫟蓺文類聚引下有爾雅曰其實梂六字初學記燭下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木蓫擣爲燭明如胡麻燭按陸君名璣字元恪非陸機士衡也疏六月食鬱及薁云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甘按詩正義引此作劉楨毛詩義問實非陸疏魏王花木志引詩疏燕薁一名車鞅藤疏榛云遼東上黨皆饒御覽引作遼代疏梅云曝乾爲腊初學記御覽並引作爲蘇疏唐棣云

唐棣奧李也藝文類聚引唐棣作夫栘疏檖云齊郡廣饒縣堯山御覽引無饒字按漢志廣縣屬齊郡疏采茶薪樗云其氣臭御覽引其葉臭按樗釋文音勅書反當作槱疏鶴云雌者聲差下初學記御覽並引作惟老者乃聲下疏鴟鴞云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藝文類聚引尖字作刺巢字作窠疏又云關西謂之襖雀藝文類聚引作箋雀疏桃蟲云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藝文類聚引二鵰字並作蜩尚有一段云焦貢易林亦謂桃蟲生蜩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疏脊令云脊令大如鷄御覽引鶺鴒水鳥一名渠梁疏鷽云大小如鴟青腳高尺七八寸又云好羣飛鳴御覽引如鴟作如

鷁飛鳴作飛行八寸下有解指二字疏鷁云鷁水鳥形如鷺御覽引云鷁許慎曰鷁鵁也一名洿澤一名淘河水鳥形如鴟按下文云故曰淘河則引許慎一段不可少疏熊云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御覽引始字作殆疏鱣鮪云益州人謂之鱣鮪初學記引云益州人謂之鮪鱣疏又云鮪一名鮥初學記引云一名鱣按南越志鱣鱨屬也疏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初學記引云河南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有穴疏鮒云鮒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御覽引云魴鰉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脆甜而口肉疏鱧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鯉鯛也許慎以爲鯉魚御

覽引云爾雅曰鱧鯛也許以爲鯉魚璣以爲似鯉頰狹而厚按說文鱧鯛也鯛鱧也許以爲鯉魚當作鱧魚玉篇鱧與鱧同疏魚服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初初學記引云水潮還及天晴毛則伏按博物志說牛魚云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疏貝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藝文類聚引作鼈龜屬疏阜螽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藝文類聚引云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蠜螽按趙書石勒十四年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爲蠜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疏蟋蟀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藝文類聚引云目有光澤如漆疏又云幽州人謂之趣織御覽引作促機按崔豹

古今注促織一名促機疏又云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御覽藝文類聚並無是也二字蓋詩正義引陸疏而以是也二字結之陶毛二本誤以爲陸語也白氏六帖鴟鳩下引草木疏驚蟄後五日鷹化爲鳩此又陶毛二本未載者矣案似嵩二字應在疏蓬云前

全唐詩話文宗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蘋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馥案陸孔疏無此語或出舒瑗沈重疏中

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木蓼蓫爲燭明如胡麻燭案草木疏原題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

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與士衡自是兩人陳振孫謂其書引郭璞爾雅注當在郭後初學記何據指爲士衡

晚學集卷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治爾雅者近有數家誠善於邢疏矣其研究徵引或有未至爲書於此亦一勺益海之愚也釋詁曰胎始也案詩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殆始也正義云殆始釋詁文馥謂今本有胎無殆轉寫脫漏省善也史遷自敘有省有不省耳又曰會對也李翁西狹頌無對會之事又曰遐遠也古無遐字當爲嘏說文嘏大遠也又曰業事也孫子九變篇役諸侯者以業注云業事也又曰亮相導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作惟時相天事又曰申重也堯典

申命羲叔多士予惟時命有申哀二十六年左傳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注云申重也檀弓申之以冉有又曰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當作言之閒也說文哉言之閒也又曰竄微也晉語敏能竄謀韋注竄微也又曰熙興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如熙春陽李善注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馥謂興當爲嬉說文嬉說也又曰繇道也詩訪落繼猶判渙毛傳云猶道也正義云釋詁文按禮記詠斯猶鄭注猶當爲搖秦人猶搖聲相近又曰鬱陶搖喜也後漢書注引韓詩陶暢也樂稽耀嘉酌酒鬱搖注云鬱搖喜貌馥案繇搖當作傜說文傜喜也又曰抎使也揚雄反騷抎雄鴆以作媒釋言曰宣徧也詩

來旬來宣鄭箋宣徧也又曰律述也詩聿修厥德毛傳聿述也正義以爲釋詁文當云釋言文又曰鞠稚也詩昔育恐育鞫鄭箋昔育育稚也正義以爲釋言文又曰佴貳也說文佴次也次遞也遞訓更易卽副貳又曰愷悌發也郭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正義引爾雅舊注闓明發行馥按說文闓開也四窗牖麗廔闓明商頌釋文引韓詩發明也齊風釋文引韓詩發旦也周禮說鼓云旦明五通爲發明是發爲旦明也又曰基經也季札曰始基之矣或引釋名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馥謂釋名當作丌非基業字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故釋名云物所依據也又曰獻圖也郭云周官曰以獻鬼

神祇謂圖畫宋王觀國曰周禮謂制神之位次而爲之牲器時服以圖之乃圖謀之圖非圖畫也郭注誤矣馥按釋詁圖猷謀也與王說合又曰坎律銓也馥謂當作畎聿詮也說文畎詮詞也引詩畎求厥寧今詩作聿又曰窕肆也郭云輕窕者好放肆案說文窕深肆極也淮南兵略訓谿肆無景高注肆極極谿之深不見景也晉書羊祜傳深谷肆無景又曰俅戴也說文俅冠飾皃引詩弁服俅俅又曰奘駔也說文唐本駔奘馬也徐本誤作牡馬又曰舫泭也孫炎云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馥案說文方併船也孫言方木併兩木也國策車不能方軌亦謂兩車不容併行也又曰胙重也釋文引韓詩胡

寧殄我以旱馥謂眕當爲胗籀文作㺱又曰苞稹也易繫于苞桑鄭注苞稹也宋本文選五十二引鄭注誤作植又曰頠題也郭注題額也詩麟之定釋文云題郭注爾雅頠也本作顚誤馥案釋文頠當爲額字之誤也孔疏可證又曰貽遺也貽當爲詒說文詒遺也又曰郵過也郵當爲訧說文訧罪也引周書報以庶訧經典省作尤論語言寡尤又借作郵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又曰陪閽也釋文云字林或作晻同馥案說文晻不明也又曰閽臺也押韻釋疑引孫炎云積土如閽所以望祥氣又曰極誅也詩小雅後予極焉箋云極誅也疏以爲釋言文馥謂誅當爲殊經典多借誅字又曰屆極也詩魯頌致天之屆

箋云屆極也疏以爲釋言文馥謂極極互借又曰鬩恨也郭注相怨恨孫炎本作狠云相狠戾馥案當爲很說文很盭也又曰遞迭也劉歆說五聲云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績而爲迭又曰餬饘也餬當爲鬻又曰靦面見也姤面醜也馥案面見當爲面皃面醜當爲面靦皆轉寫之誤釋訓曰便便辯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論語使便言惟謹爾鄭注便便辯皃又曰嫟嫟安也詩葛覃疏引孫炎云提提行步之安也又曰爛爛熏也詩釋文云爾雅作爛爾雅釋文仍作爛引韓詩作炯炯音徒冬反馥案明監本注疏作炯故音徒冬反通志堂本誤爲炯又曰哀哀報德也哀裴瑜音依馥

案說文倦痛聲也引孝經哭不倦今孝經作哀又曰翕訿訿莫供職也孫子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眾也馥案詩召旻皐皐訿訿傳云訿訿窳不供事也釋文云窳一本作眾與孫子合又曰速速蹙蹙惟速鞠也郭氏音義速迫也馥謂速當爲迺說文迺迫也又曰粤夆拏曳也郭注謂牽挽馥案粤夆當爲鞗鋒說文並訓使也挽宋本作拕說文拕曳也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釋文引韓詩作邠美皃也馥謂當作彬說文彬威儀也又曰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閒玉篇引詩猗嗟頎兮說文眉字云上象頟理也馥謂頟當爲頟今說文闕頟字又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

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釋宮曰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亡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門樞之橫梁馥案楣當爲楣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正呂說所本又曰大者謂之栱釋文栱郭又音卬馥案說文柳馬柱蜀志先主縛督郵解綬繫著馬柳又曰閽謂之臺鄭氏兩引此文皆云閽者又曰三達謂之劇旁初學記注旁出岐多故曰劇又曰七達謂之劇驂初學記注驂馬有四今此有七比之方驂劇釋器曰小罌謂之坎坎當爲甗說文甗小甀也又曰佩衿謂之褭方言佩衿謂之裎馥謂裎當爲緆褭當爲緩說文緆緩也羊叔子輕裘緩帶是也又曰欬足者謂之南郭云鼎曲腳也馥案史記封禪書其

空足曰鬲索隱云欶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莊子達生篇欶啟寡聞之夫注云欶空也又曰弓有緣者謂之弓郭云卽今宛轉也馥案鄴中記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御覽引淮南子云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釋樂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料卽說文鞉遼之遼釋天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郭云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御覽引尸子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又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霚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案說文霚地氣發天不應霚籀文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五經文字與說文

同又曰奔星爲彷約彷當爲彷說文彷約也又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卽周禮及甸祝之貉字皆禡聲之轉故說文引詩作既禡既禱又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郭云幼賤在前貴勇也尊者在後尚儀也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有幽山之文皮焉白氏六帖引云西方之美者有文蔚之皮焉又曰可食者曰原說文邊人所登醢謂登當爲食字之誤也又田一歲曰菑郭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說文菑不耕田也王給諫念孫曰不當爲才釋邱曰三成爲崑崙邱御覽引郭注云崑崙三重形如累三盂又曰水出其左營邱御覽引齊

地記營邱在臨淄小城內古以爲齊室也邱下周三百餘步高九丈北廂下隆丈五造井水深七尺餘井與地平又曰前高旄邱旄當爲嶞玉篇嶞亡刀切邱也或作墜前高後平邱名釋山曰一成坯元和郡縣志黎陽縣南去縣七里卽黎山也又曰屬者嶧御覽引郭注言絡繹相連屬今魯國有繹山絶石相積連屬成山蓋謂此也又曰巒山隋御覽引云山狹而高曰巒小曰隋馥案說文巒山小而銳隋山之隋隋者詩隋山喬嶽毛傳云隋山山之隋小者也又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御覽引云石戴土曰砠崔嵬說文岨石戴土也釋名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詩卷耳毛傳云崔嵬土山

之戴石者山戴土曰砠皆與御覽合釋水曰洛爲波波當爲潘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古讀潘波聲相近禹貢滎波馬鄭王本作播職方其浸波溠播波皆借字又曰天子造舟郭云比船爲橋王隱晉書杜預啟建河於富平津眾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釋草曰蒞蕫大薺郭云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本草蜀本注云蒞蕫似薺而葉細俗呼爲老薺此卽引郭注今郭注脫似又曰戎叔謂之荏菽列子北宮子旣歸進其戎菽有稻粱之味又曰黃蒢瓜苅蘧豕首郭云蒢瓜似土瓜以苅字屬下御覽引孫炎云黃一名瓜裂裂卽苅是

孫以荊字屬上藡爲單名說文藡豕首也與孫合又曰蘋鼎彝六書故引舊注云狀似蒲而細可爲屨亦可爲索又曰臺夫須毛詩題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又曰柱夫搖車本草拾遺引詩義疏苕饒幽州人謂之翹饒蓋即詩卬有旨苕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巢菜有大小二種大者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是也馥案巢菜即野豌豆蜀人以巢元修嗜之因呼巢菜又曰芏夫王蓁月爾郭云芏草生海邊蓁即紫蓁也據郭意芏名夫王蓁名月爾釋文引說文蓁土夫也今說文蓁蓁月爾也馥謂芏夫也王蓁也月爾也一物三名釋文所引說文乃唐時舊本今徐本爲後人所亂又曰萇楚銚芅郭云子

如小麥亦似桃案麥當爲棗本草蜀本圖經云子細如棗核又曰菪麋舌郭云葉有似於舌釋文麋本或作麋馥案舌當爲昏說文鵗麋鵗草與鳥同名其字從昏非口舌字又曰其萌薩蒲茅蕳華榮郭本薩字絕句案萌當爲蓼蒲字屬上說文蓼灌渝也茅艸之皇榮也又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白氏六帖引云草榮而實者謂之秀釋木曰梫木桂本草蜀本圖經引郭注云本草謂牡桂是也又曰休無實李郭云一名趙李唐本草鼠李一名趙李圖經云枝葉如李子實若五味子色磛黑又曰樸枹者郭云樸屬叢生者爲枹按說文楸樸楸木卽此樸也枹者卽苞着釋木又云枹遒木釋文云遒又作迺

說文云迺迫也謂叢攢迫迮而生詩芃芃棫樸箋云相樸屬而生疏云枝根迫迮附着之皃又曰痡木苻婁樊光云苻婁𥳑偃馥謂苻婁卽府僂又曰桃曰膽之御覽引孫炎云胆汁取其美者孔穎達云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馥案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黍與桃公言黍以雪桃亦言雪其毛也釋蟲曰蛄螬强蚌蛄六書故引作蛄釋文云蚌郭音羋亡婢反本或作芊說文作羋字林作蚌弋丈反搔蚌也馥案毛刻說文作蚌李肅五音韻譜作芊毛刻誤也又曰莫翀蝤蛑蚌御覽王瓚問引爾雅無蚌字又曰螔羅郭云蠶螔馥案說文蛾羅也其字次蠆下螘上是蟻也蚰部蠽字乃是蠽

蟲郭注失之又曰蠽飛蝗釋文本作蠽云說文字林從
蚰馥案蚰當爲蚰轉寫之誤據此則說文原有蠽字今
脫去也又曰王蛈蜴西陽雜俎云書齋前每雨後多顯
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
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
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蛈蜴鬼谷子
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顯當牢守門蠐螬寇汝無處
奔又曰欒薾欒當爲攣鳧葵也蜀葵中蠶即蜀薾也又
曰蠽醜奮郭云好奮迅作聲案詩莎雞振羽說文振奮
也釋言振訊也郭云振者奮迅廣雅奮訊也文選注引
韓詩振奮也又曰無足謂之豸殷敬順列子釋文引云

無足曰蛾釋魚曰鯉鱣郭於鯉云今赤鯉魚於鱣云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按說文鯉鱣也鱣鯉也鯉鱣同物郭誤以鯉爲赤鯉馥謂赤鯉當作鱣經典借鯉字行之既久不復知爲鱣矣說文鱣鮦也鮦鯉也鱓似鱣故呼鱓鮦唐韓李時呼鱣爲赤鱓然則孔鯉亦鮦鱣之鱣魯無鯉昭公何從以鯉賜孔子益知鯉爲借字矣陸璣疏云鱣鮥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鱣鮦也許慎以爲鯉魚馥案玉篇鱣與鱣同然則似鯉當作似鱣許慎以爲鯉魚亦當作鱣魚也淮南地形訓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無繼民䲟魚在其南注云䲟魚如鯉魚有

神靈者乘行九野馥案此亦以鯉爲大魚又曰鯫鱗刀郭云亦呼爲魴魚釋文刀作魛魴亦當爲魛又曰鯫鯠釋文云鯠字林作鯠音七又曰蜥蜴蝘蜓馥案文選洞簫賦螻蟻蝘蜓李善引爾雅作蜓是善所見本從延不從廷也釋鳥曰佳其鵻碨釋文佳如字旁或加鳥非也馥案佳當爲隹如字者如隼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言隼旁加鳥作鶽非正字也釋文於鷹隼醜下云隼本作鶽案佳卽鳥也無勞更加馥謂佳卽之佳亦當爲隼言隼卽鳥也無勞更加鳥作鶽也若佳旁加鳥作雖乃隼之正體何不可加鳥之有隼其者其發聲又曰鶟鶋鶂鶟郭云江東名爲鳥曰馥案鶂當爲鶂釋文鶂謝苻悲

反郭力買反某苻只反字林父隹反廣韻鴉房脂切鳥名玉篇鴉步丁切烏曰集韻鴉頻脂切鴉鵖鳥名又補買切鴉鵖小鳥名馥案釋文廣韻集韻文雖誤而音不失玉篇作步丁切宋人重修妄加也又曰鷓鴣軌馥謂鷓鴣即老鴣軌說文舊字軌舊聲相近軌從九聲說文鼠舊也亦取其聲又曰鷐天鷓釋文鷓說文作鴛馥案今說文亦誤作鷓其義當爲鶹說文呼也讀與鴛同今謂鷐爲告天鳥即呼鶹義又曰鶱周燕燕鳥郭義鶱名周鳥名燕燕案說文鶱周燕當以上燕字屬上下燕字屬下又曰鵲鵙醜其飛也掇郭注竦翅上下釋文云掇字林作叕馥案說文叕敹足也鵲鵙醜其飛也叕謂會

引作鳥歛足也五經文字爰鳥歛足文字音義踦下云鳥鵲醜其飛掌踦在腹下也又曰亢鳥囉左思蜀都賦弄吭清渠釋獸曰貙獌似貍郭云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馥案豻當爲貚說文貚貙屬也又曰羬如羊郭氏山海經圖贊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又曰豕子豬豵豶幼奏者貙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豝皆白豥其迹刻絕有力豝牝豝畢君以珣曰豕在六畜此三十五字當屬釋畜文今闕入釋獸篇中蓋錯簡也釋畜騂牝驪牡玄駒褭驂郭讀牡字絕句鄭注檀弓引作玄字絕句周禮庾人疏云騂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玄色兼有駒褭驂

賈讀從鄭不從郭也案省善也上脫又曰二字

書廣韻後

廣韻出於唐韻唐韻出於切韻小學家之津梁也宋人增字與原本雜廁惜未分析難盡依據今就張氏刊本與說文毛本勘校則說文之闕誤尚足證明如上平聲一東艭引說文云船著沙不行也今說文脫沙字五支趍說文曰趍趙及也今說文譌作久九魚鉏立薵斫也說文譌作立薵所用也斫初誤爲所後人不解妄加用字案說文欘斫也齊謂之鎡錤顏師古注急就云鉏去草之器一名茲基鉏欘義同則斫字是也藸藸葦草說文繫傳艸也徐鉉本改爲荎藸十五灰豃多也說文譌

作㚔胲足大指毛肉也說文胲肉字十八詩阪小阜名也說文譌作水二十三魂掄說文擇也一曰貫也徐錯本以手貫也徐鉉本闕二十四痕衮說文炮炙也玉篇亦作炮炙今說文作炮肉下平聲六豪謷不省語也說文譌作不省禮祭豕先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禮今說文闕九麻謯說文詠也案詠當爲誤字之誤也後人以說文闕誤字改作嫁玉篇謯誤也誤謯也廣雅同廣韻入聲屋部誤字注謯也謯亦謯之譌也十三耕抨彈也爾雅釋文同說文譌作撐撐提持也與抨彈義遠十四清鼮一足跳行說文鑒讀若春秋傳鑒而乘它車足部闕鼮字十六蒸說文曰析麻中幹也增韻同說

文譌作折二十五添濂說文薄水也今說文譌作氷宋景濂辨之廣韻上聲珍部亦譌作氷上聲四紙詭橫財物爲詭遇也財當爲射轉寫之誤太平御覽引說文作射今說文闕八語褚裝衣玉篇同說文譌作製衣十姥毅說文曰視而不止今說文脫不字三十三哿斯相擊也說文譌作柯擊三十五馬屎青綵履說文玉篇並譌從尸按履屣屣俱從尸屎亦當從尸若人者切乾草說文若擇菜也一曰杜若香艸無乾艸義按說文秧禾若秧穰也穌把取禾若也把疑作抱是若爲乾艸也四十四有檐積木燎以祭天也說文譌作積火去聲六至臭眾與詞也

說文譌作眾詞與也按說文㠯出气詞也㠯亟詞也寧願詞也粵審愼之詞也昜詮詞也臬亦此例詞者意內而言外也紱績所未緝者說文脫未字謚說文作謚謚上同今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謚笑兒从言益聲五經文字謚謚常例反上說文下字林此與廣韻說同魯峻碑謚君忠惠父婁壽碑乃相與論悳處謚陳實殘碑是以作謚封墓衡方碑謚以旌德馮緄碑因謚爲桓字雖各別而無一從兮者王伯厚玉海舊刻本皆作謚然則從兮者後人所改又以謚別爲一字而加笑兒之訓也五經文字明言字林以謚爲笑聲非謚字也穮稻不黏者說文誤作穤十四泰漆說文曰沛之也案說

文小字本及李燾說文韻譜並同毛刻說文作漆沛也禫除殃祭也葵文類聚引說文除惡之祭曰禫今說文作會福祭也三十七号漕水運轂說文譌作轂三十九過膞臀膏也說文誤作臀因說文闕臀字後人改爲臀四十一漾醬說文醢也今說文譌作醬四十九宥怵動也玉篇心動也說文譌作不動福衣一福今作副按玉篇說文並無福字漢魏碑及匡謬正俗皆可證狖獸名似猿狖即貌字說文鼠屬一切經音義作禺屬入聲四覺蒠說文云草大也今說文譌作薂又別出蒠字云艸木倒五質齷齪聲謂齷堅聲說文譌作齒堅六術紲縫也說文譌作絳十一沒翪蘇骨切麥屑麶上同說文作

麵蘇果切玉篇兩字並收案貨肖皆誤當從肙肙俗作肖非肖似之肖廣韻肖卽肙故以麵爲重文玉篇以麵爲正體說文改從貨而音亦遂之也十三末秳舂穀不潰也說文繫傳同今說文譌作潰十七薛瞥晦也說文譌從執洪武正韻非之鈃說文曰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今說文脫一字作十銖二十二昔辟爪也說文及徐鍇韻譜並譌作反二十五德蚩食禾葉蟲蝡上同說文譌從貸二十六緝斟說文云詞之集也今說文作詞之斟矣此皆可證說文之謬而補其闕者至廣韻中脫誤之字則不可勝計矣案說文譌作叕下脫十六咍三字非譌字也下脫八未二字

廣韻嫕於計切婉嫕柔順皃說文譌作瘱於計切靜

也从心痰聲徐鉉疑痰非聲案六家文選神女賦澹清靜其愔悆兮注云悆一計切李善本作嫕字考汲古閣毛氏刻李善本誤作嫕云嫕淑善也說文曰嫕靜也蒼頡篇曰嫕密也此賴六家本足證毛刻之譌所引說文卽瘞下注瘞當作嫕从心婜省聲說文女部有婜字婜娗也烏雞切玉篇人始生曰婜娗馥謂婜亦有靜義故嫕從之此又廣韻可證說文之譌者也李善本又云嫕已見洞簫賦案洞簫賦云其妙聲則清靜厭瘞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瘞深窅也音翳六家本作瘞注云李善本作瘞字據此則嫕瘞混淆由來已久廣韻幷收瘞字亦爲俗傳所惑而六家

文選兩處皆从医不从夾幸不全沒本體

再書廣韻後

六朝之音存於廣韻唐人猶不誤宋則漸有出入矣平聲二十五寒但徒干切語辭徐鉉騎省集洪适盤州集詩中用但字皆注平聲上聲二腫重直隴切多也厚也梁書劉顯傳山雲輕重與鞏冢壟栱氾湧爲韻卽此音去聲二宋雰莫綜切天氣下地不應袁宏三國名臣贊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雰卽此音三用重柱用切更爲也杜子美重送嚴公詩幾時杯重把卽此音五寘積子智切委積也邱遲侍宴樂游苑詩風遲山尙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卽此音

九御輿羊洳切漢汝南平輿裴松之注三國志音豫即此音又如人恕切文選李陵荅蘇武書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李善音而去切即此音二十三問員王問切姓也唐諺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即此音二十九換觀古玩切樓觀引釋名觀者於上觀望也陸游字務觀王景文誤押平聲見笑於陸三十三線援王眷切接援救助也馬伏波名從此音三十六效覺古孝切睡覺成公綏嘯賦獨超然而先覺與奧爲韻即此音三十七号漕在到切水運穀韓愈詩尺水乃可漕與懊爲韻即此音四十一迥烓口迥切行竈詩釋文引呂忱口頰反顧野王口井反說文耿從烓省聲即此音今毛刻說文耿從炯省聲

後人所改說文烓從火圭聲讀若回口迥切亦誤當云從火圭讀若同口迥切此非諧聲後人妄加聲字又改同迥爲囘迴以就圭聲也四十二宕當丁浪切圭當唐高湘詩惟有高州是當家卽此音四十六徑瑩烏定切與瑩同瑩飾也杜詩江平心可瑩卽此音四十九宥宿息救切星宿庾信哀江南賦天則金精動宿卽此音又覆敖救切蓋也嵇康琴賦偃蹇雲覆與秀淪爲韻東晳補亡詩囘囘洪覆與茂壽爲韻皆此音五十三勘參七紺切參鼓後漢書禰衡傳衡方爲漁陽參撾章懷注參撾是擊鼓之法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七紺反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馮也馥案

楊氏談苑徐鍇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士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庾信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洋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李商隱聽鼓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卜占詩誰摻禰衡撾宋景文喜雨詩潤逼漁陽撾摻遲又送李冀州詩征轂曲曲漁陽摻蘇軾詩疊鼓誰摻漁陽撾皆此音又參作紺切以針參物庾信詩細綿行須參卽此音六十梵帆扶泛切船使風杜甫詩蒲帆晨初發韓愈詩無因帆江水左傳注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

皆此音也入聲十六屑撇蒲結切反手擊也嵇康琴賦觸撥如志李善音蒲結切卽此音案四十一迥九十七字當在去聲二宋前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贊云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云云或謂司馬遷曰應在未當絕也之下前引賈誼語後遷自斷語馥謂當作司馬遷曰賈誼曰此與吾聞之周生曰一例自秦之積衰以下後人所加非史遷原文班固典引云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馥謂原本果有自秦之積衰一段正見史遷攻辨賈誼之謬漢帝必不非之矣據本紀所敘史遷深以賈說爲當故引其言作贊若引賈說而自駁之史遷不如是也蓋後人因典引而妄加之考諸贊未有至中段始加司馬遷曰者且諸贊引前人語皆詠歎無辨駁也

班固謂賈說非是乃順上意指實非篤論卽其典引

正類美新華嶠謂其輕仁義賤守節良不誣矣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魏志王肅傳帝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馥案後漢書蔡邕傳王允謂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以遺後世據此則史記不盡作於腐刑之前亦未聞削而投之史遷報任安書受刑之後始成史記與肅說不合吳志韋曜傳昔

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此說與王允無異今史記禮書樂書日者龜策諸篇褚少孫所補豈皆孝武削而投之者耶斯不然矣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案此亦言陷刑之後始有刺譏則武帝削投之說未爲實據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不言遷生時爲武帝所削

裴駰於史遷自序末引衞宏漢舊儀云司馬遷作景

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馥案此與王肅說同考遷報任安書下蠶室後仍在朝漢書亦不言下獄事其下蠶室在天漢初其卒在昭帝初未嘗死於獄中也衞宏之說不足信據卽此可見唐書鄭覃傳帝言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馥案唐時不及見武紀帝謂失實覃謂非過何從知之

書司馬相如傳後

傳云乃合文君當盧顏注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

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食貨志官作酒開一盧以賣臣瓚曰盧酒瓮也師古曰賣酒之區也馥案盧假借字本作虗說文虗器也篆文作罏籀文作鑪瓚說與此合顏氏不從其注急就則又與瓚同急就云甑甂甌瓻甒盧顏注盧小甕今之作盧酒者取名於此然則文君所當之盧自是酒瓮非累土爲賣酒之區也黃公酒盧亦酒家列肆之瓮爾

晚學集卷四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粵王傳後

文帝賜南粵王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顏注言非正嫡所生也馥案側室之稱有二蜀志姜維傳卻正論維曰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南史齊安成王秀早孤文帝命側室陳氏母之此皆漢以後稱庶妾爲側室者也文十二年左傳趙有側室曰穿注云側室支子襄十四年傳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注云側室支子之官定十三年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杜注皐夷范氏側室子韓非亡徵篇君不肖而側室賢

太子輕而庶子伉此皆漢以前稱支子爲側室者也馥謂文帝當稱支子若妾生之子非所宜言且漢初無以側室稱妾媵者顏注殆未考耳

宋書何子平傳母本側庶謝靈運傳陸展梁鬚髮欲以媚側室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此俱以側室爲庶媵

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馥案正室爲適子則側室爲支子矣

桓二年左傳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注云側室眾子也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又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案凡妻妾生子皆就側室不專以側室屬妾及妾所生之子也側室謂夾室次燕寢

書漢書敘傳後

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顏注畔換彊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馥案詩作畔援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彊也鄭箋畔援猶跋扈鄭又釋卷阿之伴奐以爲自縱弛之意音畔換然則畔換伴奐畔援字異而義同顏本於鄭鄭出於韓

張平子西京賦叛赫盛戲以輝煌薛綜注叛猶煥也通鑑苻堅下詔曰張天錫擅命河右叛換偏隅

書馬援傳後

後漢書馬援傳梁松候援拜牀下援不答諸子問奈何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案東觀漢記司徒侯霸欲與王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往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投分何爲拜子孫也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之許據昱言則不答朋友子之拜漢禮如此文淵所守者禮也諸子之問特以松貴重謂援宜降禮耳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元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太平御覽引漢雜事曰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虎賁

中郎將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爲禮左右曰松貴不當禮耶曰我乃松父友雖貴奈何失禮

魏志陳羣傳魯國孔融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又常林傳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

傅子杜畿與李恢郭智有好恢子豐智子沖二人見畿各修子孫禮

通鑑孫策謂華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

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晉書解系傳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當時壯之

荀顗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虞毅與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毅毅使子谷拜彝

庾衮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

梁書范雲年長劉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繪子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

魏于謹素與宇文泰等夷泰兄子護常拜之泰死護受顧託謹謂護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于謹亦再拜

東魏高歡有故舊司馬子如歡子澄收子如下獄一宿髮盡白歡救澄寬之始脫其鎖案澄未貴時曾通於歡妾鄭氏歡杖澄一百而幽之澄求救于子如子如入見歡爲解之馥謂澄卽不念父之故舊至其救已之恩何以忘報乃以勢位陵辱圖快一時雖子如有以自取而澄之殘刻亦深矣

北史陸卬傳卬爲何閒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

顏氏家訓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

新唐書楊愼矜傳王鉷父與愼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由愼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愼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李林甫勢滋不平謀陷之

書魏志呂布傳後

布請於曹公曰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

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於是縊殺布後人謂先主恐曹公得布難制故殺布以除其患先主之高智也馥以爲不然人之反覆有如布者乎布能甘心爲禽虜伏首以聽曹公之驅策乎不能則閒隙生閒隙生則布心不自安當此時使客說布其言易入則董卓之事無難再見矣是先主活布適所以殺曹不此之圖而畏其得布難制魏將勇如布者豈能盡殺乎故吾謂先主計短也

書蜀志鄧芝傳後

傳云芝爲郫邸閣督按魏志王基傳云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云南頓有大

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倭人傳云收租賦有邸閣吳志遣衞將軍全琮略淮南燒安城邸閣又云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江表傳孫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魏略魏延謂諸葛亮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馥案邸閣爲郡縣軍營屯聚之所有官督守故芝爲鄀縣之邸閣督也古銅印有新平邸閣督印

魏書食貨志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

晉書文帝紀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武

帝紀益梁八郡水沒邸閣別倉趙王倫傳遂據城保邸閣成都王穎傳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

東觀漢記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

通鑑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邸閣穀

唐書裴休傳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劉建鋒傳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茗

水經注瀙水自南昌歷郴邱城下又歷鉤圻邸閣下而後至彭澤馥案宋臧質擅用鉤圻米卽鉤圻邸閣

米也又河水云北岸有新臺臺東有小城俗謂之邸閣城

水經注江水云又東逕公安縣北自此淵潭相接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

敬齋古今黈邸閣二字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凡十一董卓傳注李傕曰我邸閣儲侍少又張既傳置烽燧邸閣又王基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萬斛又毋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橫

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芝爲郫邸閣又孫策傳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又孫權傳燒安城邸閣又赤烏八年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

書蜀志蔣琬傳後

琬傳云除廣都長先主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大怒將加罪錄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又龐統傳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先生以爲治中從事馥於是不禁慨然太息曰此鹽車之馬所以仰首悲鳴也以二子之賢遭先主之明猶屈抑不能自表若無魯葛亦擯棄終身已耳何有於驥足之展祉稷之器耶卽不免官欲使二子小試於令長之閒亦斷斷難收其效寧吞志以死耳夫士生一世遇則風雲不遇則泥途其故在上不在下也夫復何言然先主聞魯葛之說二子終得大用此所以爲先主與

吳志太史慈傳慈爲孔融求救兵於劉備備斂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閒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又云孫策命慈往豫章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馥謂昭烈感北海之知已其

詞婉而悲討逆自任爲子義之知已其詞明而信
東吳顧譚著新言有知難篇以自悼傷虞翻放棄海
隅歎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黃權荅司馬宣王云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習鑿齒謝桓宣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
耳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先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孫盛曰或有謂
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馥以爲非也先
主遺詔勑後主曰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

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觀此則先主之於子知之審矣蓋自歎大業未就又無克家之嗣與其拱手以讓敵何如使能者制敵而有之之爲快此英雄志士之大略非庸庸者所能窺測也胡沖吳歷云孫策臨終以弟權託張昭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先主之言正自相同其所以爲創業之英主與

再書諸葛亮傳後

蜀志亮躬耕南畝好爲梁父吟說者謂亮所歌卽步出齊城門一篇覆疑其非也篇中所云二桃殺三士何與

武侯事按陳武別傳武休屠人常牧羊牧豎十數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若然則梁父吟乃古歌曲之一調武侯好歌此調而歌詞何止一篇或武侯自爲詞而自歌之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步出齊城門一篇耳

朱瀚曰蜀志諸葛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而好吟之且躬畊南陽而其詞則云步出齊城門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絶地紀語氣浮誕豈武侯所屑道嘗考樂府解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爲梁父吟意實本此又

陸機沈約皆有作一則云豐水零露一則云秋色寒光歎時暮而失志正與雨雪思歸有合

書晉書地理志後

晉志始平郡有蒯成縣此沿史記之誤也史記周緤傳以緤爲蒯成侯索隱云蒯者鄉名按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崔浩音簿壞反正義云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漢書周緤傳更封緤爲鄘城侯功臣表誤作蒯從鄘從刀不成字服虔音蒼蒯之蒯蘇林音簿催反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馥按

說文鄜右扶風鄠鄉從邑朋聲沛城父有鄜鄉讀若陪馥謂漢書作鄜與篆文合楚漢春秋作憑小顏音普肯反皆與朋聲相近呂忱音陪與說文合服虔音蒲崔浩音簿壞反三蒼音裴蘇林音簿催反皆與陪聲相近輿地志以爲陳倉鄉陳倉屬扶風與鄠相近（鄠縣晉亦屬始平郡）三蒼謂在城父與說文城父鄜鄉合其字本從邑從朋俗書蔽字從荊與朋形近而鄜又有蔽音史記因誤爲蒲晉遂立蒲成縣一誤再誤矣

從朋之字讀若陪猶徵讀爲止乃讀爲仍老子河上公本乘乘兮若無所歸王弼本作儽儽兮

後漢郡國志河南有蒲鄉注引左傳昭二十三年尹

辛攻蒯晉地道記在縣西南有蒯亭馥謂蒯之爲蒯或因此致誤

書北史蘇綽傳後

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奉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馥以爲此甚謬舉也文至北魏誠病浮華欲革其弊但可文從字順以求辭達若必仿佛訓誥襲其形貌羊質虎皮叔敖衣冠率天下以作僞而已既無眞氣何以自立且文章遞變本不相沿漢魏詔誥未嘗式準商周而自爲一代之體今讀綽他文精神煥發及讀此誥不欲終篇何至踵新莽之故智而遺

笑來世乎後之效左國摹漢魏戴假面以登場者又綽之罪人也

北史柳慶傳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棘枇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胡三省注通鑑曰宇文泰令蘇綽仿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夏侯

湛昆弟詰余方之提油之玉燒斑之銅不爲過矣

書隋書律歷志後

隋志載十五等尺而以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即晉前尺）以校諸代尺案傅暢晉諸公讚云荀勗造鐘律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以校荀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解若然是古銅尺誠善矣隋志既載古銅尺何不據以爲準而必用荀尺以校諸尺耶魏收魏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馥案元匡累黍用半周之廣固屬臆斷公孫

崇用一黍之長尤乖古法惟劉芳與漢志允符而所傳魏尺實元匡尺與古銅尺荀尺皆不合隋志又載後周鐵尺達奚震牛宏等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許愼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馥案天地生物終古不變縱使時有水旱地有肥瘠何至以今之大當古之中若須撼乃容更無憑準試問一撼耶抑連撼不已耶校量斗斛猶以井水準其概既須搖撼概安所施況以黍實籥乃謂撼滿

通理此實理之難通者矣

晉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摯虞駁之言甚切至見虞本傳

書風俗通後

世傳風俗通殘闕太甚見引於太平御覽諸書者今本多失載余觀書中名義不無疏違蓋少年之作也裴松之注張昭傳云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駁之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

下無所斷齊云云馥案劭官至太山太守及與鄭康成會袁本初坐上又在去官之後風俗通爲郡吏時所成故知爲少作然其書多沿襲說文是漢人之好許學者

書辨道論後

陳思王辨道論云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五寸令其一食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馥案抱朴子云取一把礬丸內一活魚口中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其御藥者浮戲瀺灂不死馥謂甘始所謂藥卽礬石時偶無礬石故不敢試託言難得神其術以欺人使思王知爲礬石

則求之葹巢而有餘何必出塞萬里之外耶思王云甘始若遭秦皇漢武則復爲徐市欒大之徒誠有見矣

博物志葹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方術家以葹巢中煖卵礜石爲眞物

書文選幽通賦後

賦云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六臣引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爲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馥案魏王基碑稟天素皓爾之質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志也因悟太素本作天素故注言天質

後傳寫譌爲太爾皓卽顯字說文顯白皃引楚詞天白顯顯李翕郙閣頌精通穹皓亦借皓字爲之

書文選風賦後

詩南山有枸毛傳云枸枳枸孔氏正義引宋玉風賦枳枸來巢李善文選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馥案枸禮記作椇見於曲禮者婦人以爲摯見於內則者人君以爲庶羞以其實味甘美也故本草謂之木蜜鳥之來也貪其句曲易結巢耳說文稹穋一曰木名蓋枳枸枳椇皆借字本作稹穋其木枝條相交加又謂之交加木雷公炮炙論云弊箅淡鹵如酒霑交注云交加枝卽蜜稹穋也至於橘化之枳北土極多其實如橘而殽鳥所不食

其枝多刺鳥所不棲其高不過丈許鳥所不擇從未有枝上安巢者此皆得於目驗而知李善之失也周禮掌固掌修樹渠之固注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夏侯湛抵疑云反耕於枳落通鑑董卓殺何苗母棄尸於苑枳落中注云枳似棘多刺江南爲橘江北爲枳人以栝離通鑑侯景幽帝於永福省牆垣悉布枳棘注云枳似橘而多刺後謂此則橘化之枳耳

書聖教序後

客問鄒典字滿字其義何解荅曰按三藏聖教序云終期滿字鄒以典爲釋典故字曰滿字客問何謂滿字荅曰按洛陽伽藍記云涅槃經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

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馥謂此可作聖教序注客問何謂義未圓荅曰按晉書鳩摩羅什通辨夏言尋覓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姚興與羅什更出大品羅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考較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馥謂梵言非譯莫達譯之於理義不會則文有簡略義未圓滿也客問譯梵言有舊說可徵否荅曰按高僧傳云帛尸梨密多此云吉支也竺曇羅摩剎此云護法也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也曇無竭此云法湧也曇摩密多此云法秀也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也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也曇摩流支此云法樂也唐開元僧一切經音義今在大藏中所譯

亦可徵也客既去燒燭書聖教序後

唐高僧傳三藏法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鷲嶺之祕皆研機覩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億眾十八國王獻璫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宏福道場乃詔明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歷一百二十八國馥案許白雲西游記由此而作

書朱萬年守城事

萊州城頭多石礮土人云明季朱太守所置也按毛霧平叛記崇禎五年李九成孔有德擁雲梯轒車攻城知府朱萬年用礮箭木石射打而不言石礮所施考魏略魏使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攻昭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射其雲梯又以繩連石礮壓其衝車然則朱公用古法毛記失載耳乾隆六十年乙卯余重至萊州時方修城石礮已移他處矣

晚學集卷五

晚學集卷六

書

上阮學使書

前呈文稿不以爲謬許作敘引且叩其所學馥之學無一就也老而悔之故以晚學名集自束髮從師授以高頭講章雜家帖括雖勉强成誦非性所近既補諸生遂決然舍去取唐以來文集說部氾濫讀之十年不休三十後與士大夫游出應鄉舉接談對策意氣自豪周書昌見嘲云君因不喜帖括遂不治經得毋惡屋及鵲邪涉蹤萬卷不如專精一藝願君三思馥負氣不從也及見戴東原爲言江愼修先生不事博洽惟孰讀經傳故

其學有根據又見丁小雅自訟云貪多易忘安得無錯馥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前所讀書又決然舍去取注疏伏而讀之乃知萬事皆本於經也竊謂訓詁不明則經不通復取許氏說文反復讀之知爲後人所亂欲加校治二十年不能卒業書昌寄書見訊報之云昔郭景純注爾雅十八年而成馥之學萬不及景純而說文名物十倍爾雅揚子雲所謂白紛如也烏呼馥所學如是而已自知疏陋不欲存集每有述造聽其散佚昨者偶見故書中舊稿不禁仰屋浩歎念兩兒皆武夫諸孫尚稚齒一旦先朝露填溝壑則此丹黃鉤乙者故紙堆耳豪毀其齒鹿解其角猶知愛護況發於心而出於手忍

棄弗顧邪故復收拾鈔而存之祇以筆弱不工爲文亦不喜馳騁華藻與其崔蔡宏麗無寧馬鄭愙飣從吾所好亦自掩其拙也伏願進而教之策其末路使老驥引頸長鳴不負伯樂之一顧幸甚幸甚

答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前承示書謂說文凡言讀若例舉異文以況其音無即用本字者如示部禫下言部該下穴部竄下馬部駁下大部戴下手部擘下皆有誤讀因考漢魏音況舉異文者固多用本字者亦復不少試爲足下述之鄭注周易解讀如人倦之解注尚書聒讀如聒耳之聒箋毛詩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趣音趣舍行音行酒之行蹻音

如今作樂蹻行之蹻飡讀如魚飡之飡注周禮藪讀如蜂藪之藪菑讀爲不菑而畬之菑蔟讀爲爵蔟之蔟乏讀爲匱乏之乏迤讀爲既建而迤之迤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蕩讀爲和蕩測讀如測度之測淫讀如淫液之淫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渥讀如鄧人渥管之渥滯讀如沈滯之滯淯讀如淯尸盥之淯潛讀爲潛酒之潛鮑讀爲鮑魚之鮑燋讀爲細目燋之燋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掣讀爲粉容掣參之掣挈讀如挈髮之挈提讀如攝提之提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又讀爲振鐸之振搏讀如搏黍之搏縵讀爲縵錦之縵繻讀爲繻有衣袧之繻緝讀爲竹中皮之緝編讀爲編書之編甸讀如

衰甸之甸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陂讀險陂之陂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栗讀爲榛栗之栗橐讀爲芻橐之橐秅讀爲秅秭麻苔之秅穹讀如穹蒼之穹布讀爲宣布之布幨讀爲車幨之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量讀如量人之量見讀如卿皆見之見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辟讀如辟忌之辟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駙讀爲駙疾之駙又讀與駙馬同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眡讀爲虎眡之眡鷩讀爲鳧鷩之鷩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筍讀爲竹筍之筍簡讀如簡札之簡鼓讀如莊王鼓之鼓會讀如大會之會樅讀爲齊人言鉄樅之樅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注儀禮與讀若諸侯

以禮相與之與右讀若周公右王之右卓讀若卓王孫之卓綦讀若馬絆綦之綦注禮記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人讀如相人偶之人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溫讀如燖溫之溫子讀如不子之子何注公羊傳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凡此皆見於經者也其在史記告音告語之告選音選擇之選滅音滅省之滅閒音中閒之閒挺音挺起之挺其在漢書蔓音四月秀蔓蔡音楚言蔡簿音主簿之簿荼音荼毒之荼蹝音馬蹄蹝之蹝舁音舁予之舁與音相干與之與爲音無爲之爲又

音人相爲之爲數音數錢之數刋音刋角之刋著音著幘之著樅音樅木之樅棓音棓打之棓油音油麻之油淖音泥淖準音準的之準減音減少之減墊音墊隄之墊垤音馬垤叱之垤索音繩索之索窶音貧窶之窶窔音窔下之窔假音休假之假又音假借之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傳音亭傳比音比次之比衿音衿系之衿被音被馬之被般讀如面般之般歇音毒歇之歇辟音邪辟之辟又音刑辟之辟胞音胞胎之胞岥音岥岥動搖之岥長音長者炎音火之光炎霧音人備疑作霿鰓音憊魚鰓之鰓摽音刀末之摽淮南作標從木拾音負拾之拾弸音石墮井弸爾之弸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其在呂氏春

秋注云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巧讀如巧智之巧居讀曰居處之居易讀如易緜之易組讀組織之組其在淮南鴻烈解蓮讀蓮芊魚之蓮薄讀厚薄之薄苑讀南陽苑茹讀茹船漏之茹字哆讀大口之哆越讀輕無重越之越過讀眚過之過距讀距守之距解讀解故之解楀讀人姓楀之楀巙讀內巙于中國之巙夫讀大夫之夫慲讀簫簫無逢際之慲悅讀人空頭扣之悅慊讀辟向慊之慊憃讀人謂憃然無知之憃閔讀閔騖之閔揲讀揲脈之揲拏讀人性紛拏不解之拏發讀射百步之發廉讀若鬬廉之廉庶讀庶邱之庶易讀河間易縣之易沈讀出水沈沈正白之沈纂讀曰筰釋纂之纂贏讀指

端贏文之贏蚊讀鳥蚊步之蚊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之垓坫讀爲筦氏有反坫之坫塿讀培塿無松柏之塿蘧讀而買蘧益之蘧勞讀勞勑之勞綃讀紅綃之綃輲讀若土行輲之輲乾讀乾燥之乾酋讀酋豪之酋杕讀詩有杕之杕杼讀楚言杼牖讀若牖諾皐之牖朗讀汝南朗陵之朗齊讀齊和之齊營讀營正急之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儼讀儼然之儼任讀任俠之任仇讀仇餘之仇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被讀光被之被屈讀秋雞無尾之屈顓讀天寒凍顓之顓紾讀紾結之紾凡此皆見於漢唐注家之說者也至若郭注方言山海經楊注荀子章懷注後漢書李注文選則不暇悉數蓋字

非一音一義有以本字取況而音義始明者不嫌同文也幸裁教

答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與撼龍之說異尊意以中榦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節屬弟目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南山東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其止結請爲吾兄略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起沂州諸山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等大榦水不能劫但爲龍所用爾或謂黃河南徙齊魯遂衰夫海岱東方表鎮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穿之後末節翻身回

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徙爲害耶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爲嶧之陰平嶺二爲泗水之陪尾三爲萊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徂徠岳之几案也岳既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南經東阿肥城逆沛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此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即水口也收其近局鉅野澤即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南之水盡歸辰巽其趨未坤者惟有隨龍之汶水龍氣既止於東平背乾面巽其水纏戌乾元武而去然後與大清河眾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青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疆域也弟遊

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沛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略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斡盡處通鑑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與丁小雅教授書

昨在杭州住徐家官房去城頗遠承徒步枉過感悚交并又蒙惠以梁君玉繩漢書人表攷別後舟中讀之歎其精覈既攻往謬復多新裁甚善甚善閒以鄙意揣測

固知無當或可備一說乎表中榮聲期小顏謂卽榮啟期梁君引錢宮詹說聲當爲磬啟磬聲相近馥愚以爲聲當爲肇說文启開也扆始開也启扆義同傳寫启爲啟扆爲肇肇與聲字形近致譌古人名字異稱者或借聲近之字或假義同之文多此類也又鄭武公滑突世家作掘突馥謂滑當爲揬說文揬掘也吳語狐埋之而狐揬之是以無成功晉先穀經典釋文又作穀馥謂當作穀穀小脉也故宣十二年左傳稱曰堯子凡此三者皆出私肊實無堅據願明者審裁而詳教之

與江艮庭先生書

嘉定錢可廬言先生著有尚書集注音疏既從吳江陸

直之乞得一本伏而讀之深歎漢學猶存於今雖惠氏周易殆不是過竊有疑者一事請因陸君相質大著引說文暘字謂堯典之暘谷益都楊書嚴見教云說文暘字引商書曰暘谷堯典不得稱商書蓋洪範曰暘之文後人加谷字馥因考說文崵字云崵山在遼西一曰嶋銕崵谷也堣字云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引尚書宅堣夷馥謂嶋銕當爲堣銕暘谷當爲崵谷轉寫之誤然則堯典元作崵谷非暘谷矣說文崵山即首陽山一曰嶋銕崵谷是又一義非謂崵谷在遼西也堣夷在冀州者蓋青州之誤或因遼西而改也馥譾陋末學視先生不啻江河潢潦幸得並世而生願奉教長

者非敢如虞之駁鄭也

與龔禮部麗正書

昨承枉過以行李匆劇未盡所懷今將遠別有望於足下者三事幸留意當四庫館初開眞定梁氏獻孟子趙注章旨及宋槧說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說文非遺書不爲上有識者鈔其章旨流布世間說文則仍歸梁氏馥所見說文不過元明閒刻本若就梁本證毛刻之誤講小學者所大願也永樂大典引玉篇分原本重脩本馥案原本卽孫强本嘗恨宋人闕入之字不加別白後人無從持擇幸孫本猶在而大典存翰林院尙可依韻錄出此又小學家所深望也白雲觀有道藏全本就觀中

繙披於儒書多所推證不可謂非鈎沈探微之助也此三事皆留京所急他日違去無能爲矣足下官事餘閒願一涉之如不能則勸同志他年萬里歸來得慰老眼敢不拜足下之賜

上阮中丞書

邊徼僻遠稟候多疏伏維政事之暇起居萬福馥所理說文本擬七十後寫定滇南無書不能復有勘校僅檢舊錄籤條排比付錄今寫至水部新釋一惑請陳其說洛下云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案漢志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今說文既舉馮翊又兼北夷顯爲淺學所亂

當云水出左馮翊褒德東南入渭雝州浸徐鍇本有雝州浸三字其歸德北夷界中六字本潞下訓闕入者夏官職方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是鄭主馮翊矣潞下云冀州浸也許君於諸浸皆先言所出郡縣如渭汾涇潁沐此訓亦有闕文沂淶雒可證惟潞水首舉冀浸略其所出非例也當云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入河冀州浸也今移六字於洛下遂使潞下闕十二字矣職方冀州其浸汾潞鄭注潞出歸德是北地所出乃潞非洛也漢志歸德之洛當爲潞轉寫之誤何人以誤本漢志竄易許訓二徐不察何其疏耶又案漢志北地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淮南子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

地西北夷中二洛字亦當爲潞矣聞段懋堂王石臞兩君所定說文廣雅俱已開彫願及未塡溝壑得一過眼借以洮汰累惑也

寄顏運生書

僕來雲南求友無人借書不得日與蠻獠雜處發一言誰賞舉一事誰解此中鬱鬱惟酒能銷之耳顧安所得酒乎無已則念及古昔善釀善飲者得六人焉欲爲之圖首畫一人刈秣題曰先師杜康蓋始爲秣酒者也次畫列肆當鑪題曰鑪頭黃公嵇阮同醉處也次畫夫婦作釀事題曰唐太藥署史焦革嘗送酒與王無功者也此三賢善釀再畫左手把杯右手疾書題曰善頌劉伶

次畫脫巾承瀘題曰葛巾陶潛次畫袍笏拜杜康祠題曰五斗先生王績此三賢善飲苟與圖中人日日相對雖無酒自醉矣然誰爲圖者日夕顧影祇此六尺軀耳噫此六尺軀誠累人安可醒哉

答友人書

辱書責以疏嬾不謁督憲觸怒獲罪後無復爾意良厚且云前者督憲向人稱揚當有知己之報嗟乎馭淺末無可稱者素與督憲不識面何由相知特以他人之言耳以他人之言而知我必以他人之言而罪我此無足怪所謂知己者愛之固知己殺之亦知己也鮑叔薦管仲於魯君曰君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今督憲既

不能用我又不能殺我但挫折我耳相倂不審何指定非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末節也竟以此獲罪是以馥爲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人矣又何倂哉

與友人書

有名滿海內叩之空空者有名不出里巷而敦實精覈者馬鄭無文章崔蔡無考據足下將孰與歸

與友人書

伏聞某以言辭忤意足下盛怒庬之竊謂過矣某君子邪未聞怒加君子若小人斯不足怒矣夫怒常人之情明者忍之顏氏犯而不校韓淮陰出胯下非無勇也能忍耳漢高初聞韓信請假王而怒及張良陳平蹴足則

翻然變計諸葛孔明送巾幗與司馬仲達甘受不辭此二事足下所習聞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忍未有不怒者矣陳騫少時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或奮拳欲毆劉伶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裴遐與人圍棊行酒者醉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復棊如故蔡系與謝萬爭言系推萬落牀萬拂衣就席謂系曰卿幾壞我面僕見蟲之好怒者莫如堂螂其臂果能當車乎鳥之好怒者莫如鶻鷸鬬以斃耳古今人危身敗事未有不由於怒者也而況怒小人哉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馥謂此可作犯而不校注腳

晚學集卷六

晚學集卷七

序記傳

顏氏墨攷序

人之才必有所寄其業必有所承昔人於草木鳥獸之屬往往傾心如好馬好鶴好竹好蕙非徒好之蓋寄其才於草木鳥獸可以散鬱結遣歲時而已杜征南好左傳實承劉賈許潁而增之非自爲創始故名其書曰集解吾友顏運生才士也窮居無聊性獨好墨自潘李以降元之朱戴明之羅邵程方諸家所造兼綜並收無慮數百挺日不去手夜與同臥出必自隨延客張具與杯盤相閒雜者皆是物也其或啾然以思喟然以歎病疾

風雨之不念惟弄墨則釋焉是豈無他志念者特寄其才於墨耳運生爲幼民先生嗣先生著墨攷未竟運生博搜羣書補其不備此效馬班承先業續父書不但如杜征南增訂舊賢之注也今運生年將半百教授鄉里產既中落無能作計遂寫其墨攷而賣其墨凡如丸如螺如笏如餅者俱付之虛无夢幻烟雲過眼何以堪耶然孟叔達破甑不顧見知於郭林宗況墨攷已哀然成書運生之墨固常在也才不虛生業貴有終兩無負已

詩話同席錄序

少時喜與里中顏運生談詩又喜博涉羣書遇凡前人說詩與意相會無論鴻綱細目一皆鈔撮運生亦無日

不相與散帙爲樂自朝至於中昃日不給而繼之以燭也積久盈篚遂欲詮次旋以事各罷去既與運生隔闊十五六年疏於咨訪余亦兼營他藝殆有急於是者故不復撩理比來寄食濟南運生挈舊鈔見就顧謂曰我兩人皆老矣又將遠宦不及此時論定是散錢滿地而無貫也余感其言復與之把卷相對上下其議部分區處哀然成書且爲之敘曰詩在六經自爲一體途收千軌網舉一綱故開卷弟一命曰總括大雅不作興比漸淪故次之以六義濬發天清原本聖籍故次之以根柢扶植名教裨益史官故次之以關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故次之以諷諭建安齊梁風趨各異古律雜歌唐製

益繁故次之以體格家樹一幟人張一軍故次之以宗派五聲六律與政相通故次之以聲律禪學拈花畫家舞劒故次之以妙悟百里九十鮮臻既極故次之以造詣鍾述三品劉撰彫龍直過董狐覈同平輿音豫故次之以品陟孟棨徵實功同小敘故次之以本事匡鼎解頤抉幽剔隱故次之以疏義事物本原稽求出典故次之以攷證外道野狐權門豪僕故次之以匡正耳貴多聞毋捐細碎故次之以博議泛愛莫如守約三百蔽於無邪故終之以要言騷賦詩之流也取以附焉都五十卷題曰同席錄

繆篆分韻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徐鍇曰摹印屈曲填密秦璽文也漢曰繆篆顏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黃庭堅曰繆篆讀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珊瑚鉤詩話繆書者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以印文自爲一體也毛奇齡曰摹印另有體篆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爲八書之一而今以篆體爲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古印作籀書魏書高祐傳有人於零丘得玉印祐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秦璽受命于天作鳥書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而別璽作小篆唐元度曰李斯改大篆爲小篆銘題鐘鼎及作符璽漢印則出入小篆削繁增簡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可笑也蓋印文數變至漢乃定此章不攝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後第印曹失職謁謬曰滋故馬援上書請正郡國印章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貴

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漢已多誤何論魏晉然繆篆既無成書印文其餼羊也吾正衍曰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唐以小篆作朱文盤屈側斜已乖漢法唐六典曰唐五體書三曰小篆印璽旛碣所用吾正衍曰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近世多準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文王兆雲曰印章文字一筆損益皆有法度後世不知以許氏說文拘拘膠柱而鼓瑟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也或兼用大小篆雜出於蟲鳥鐘鼎而漢法亡矣須祁孫曰世人不識字輒欲操刀登作者堂大小篆鐘鼎聞雜夫人知之夫人犯之矣周元亮氏言秦漢到今聲之誤體之變不知其幾藉印文以稽古學者之職志也予因集錄古印得如干字以廣韻次之凡五卷踵事者修理舊文積久益多或存繆篆一線云

繆篆分韻補序

予少時篤嗜古銅印凡南北收藏家不遠千里求之所見日多因采集印文仿漢隸字原作繆篆分韻滋陽蘇厄園助予排類既客都門聞琪夢禪居士先有編錄同安邑朱芝山往訪居士以所得歸我朱竹君學士見而大喜謂可補八體之一陸丹叔侍郎勸予鋟木匆匆未能也友人沈向齋黃小香陳明軒沈二香劉松嵐江秋史司馬達甫各出金助刻陳仲魚爲之繕寫章邱焦綠軒釋文芝山取此本至京師付旌德李生刻板李生攜板南歸久不見還今春王葑町太僕巡漕揚州芝山從李生所取板歸太僕予方除雲南永平令未行太僕還京出示印本於是數十年未竟之業宛轉得慰老眼而

友朋贊助之力良可感也登板後遠近知交多以印文寄示復成補遺五篇今請伊璽卿比部作書法梧門祭酒監刻仍以板歸太僕附初本以行烏呼予老矣一官萬里文字都廢或有好事更補其闕是又蠻荒邊吏所竚企耳

札樸序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周君戲言著述不慎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說盈箱累案漫無關要近代益多枉費筆札耳今與君約無復效尤馥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

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據即我　朝之日知錄鈍吟雜錄潛邱劄記皆能霑溉後學說部非不可爲亦視其說何如耳嘉慶紀元之歲由水程就官滇南舟行無以遣日追念舊聞隨筆疏記到官後續以滇事凡十卷以其細碎竊比匠門之木栊題曰札樸烏呼周君往矣惜不及面質當落書攤上不耶

刻空山堂遺文序　壬戌預擬

余初與牛眞谷先生不相識輒投以詩謬承獎許後乃有連數相見余時齒弱無能測其淺深也既聞其歿同顏君清谷往哭之清谷要余刻其遺文因取殘稿蒐爲十卷刻未半游學於外不復撩理嘉慶某年歸自滇南

始爲刻竟嗟乎余年開弟八齡矣回憶半生舟車勞勞長以書卷自隨未嘗廢業今者自念當有受教之地而先生安在哉

潭西精舍記

歷城西門外唐胡國公秦叔寶故宅一夕雷雨潰而爲淵卽五龍潭也（見張養浩復龍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祥觀施田記）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乘其言曰水經注濼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卽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卽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南今人誤以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

步詩云飽食城頭信意行又云便起高亭臨北渚蘇子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華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晁無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無疑于氏不知淨池塡爲平地迺移客亭及北渚於潭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吾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募錢於潭西架屋爲遊息地屬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處因念胡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奪去今以一瓦一椽託之潭上幾何不與頹垣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也寄興而已後人於煙水榛莽間追尋我輩游蹟或亦

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四鄉記

鄧川官署葺屋三間顏以四鄉四鄉者何安一茶鐺目日醉鄉立一拄杖目日睡鄉放一蒲團目日溫柔鄉置一瓦鉢目日無何有之鄉乃爲之記曰余固喜飲今以病止酒逃而之茶旗槍再戰不待七椀如倒巨觥矣雞足山釋子送迦葉杖余猶健步不恃杖每倦思臥則曳杖出門散步步良久忘其杖杖亦忘吾徙倚自得又何北窗之可懷乎平生不解禪而好色嘗謂眞好色可以通禪大禪家無妨有妓世間繡幄翠被鏡臺香澤未必如蒲團之靜好也心慕鄧通石崇多財惜其不善用然

此中有命焉非錙銖積累所能致故雖有撲滿曾不投一錢付之虛無而已客曰聞子之說觀子之志殆將老於四鄉與曰不也寄焉爾他日歸田發舊醅招大戶布席老樹下捉臂行觴醉則魚貫眠或有東鄰之女相於目成不辭爲之賦方且居奇持籌日有月富藏金盈窖鼓腹而嬉吾豈久滯萬里之外老於四鄉者哉

幼梧亭記

余攝順寧之明年政暇身閒思就省曠署之右偏有埂地多竹樹蕪穢久矣乃剪除草萊糞棄瓦礫損高益下略爲平治友人送梧一本雖生數葉已有百尺之勢手植之旁構一亭架竹茨檻不煩人力閱日而就凡事必

有所因有隙地因有竹樹有竹樹因治地地治因種梧有大竹有栟櫚因結亭亭成因與賓客流連觴詠此皆相因之事也然使訟庭多故案牘薾頭縱有亭館竹樹豈能安坐今日之適又非因民樸事簡耶亭以梧名亦因爾

小忽雷記

唐文宗朝韓滉代蜀得奇木製爲胡琴二名曰大小忽雷女官鄭中丞善其小者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脩理甘露之變不復問中丞以忤旨縱投於河權德輿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別墅援而妻之因言小忽雷在南趙家使厚本賂以歸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放鵓子

牆外竊聽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達上聽宣召赦其罪康熙辛未孔農部東塘於燕市得之歿後歸王觀察斗南以贈孔太守泗源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上雙絃吞入龍口一珠中分頷下有小忽雷篆書嵌銀字項有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十一字度以今工部營造尺一尺四寸八分東塘有客樊棱能彈之言忽雷本馬上樂又名二絃琵琶調多不傳今但知黃鐘變調耳

周先生傳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

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脩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旣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愼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脩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予爲四部考脩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譬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

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尠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服悟汪汪千頃陂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郎太傳

郎汶字太源同游稱曰郎太自稱亦云爾濰縣歲貢生也同產弟以貨殖自豪太不顧問惟飲酒箋簿而已簿冠其曹醉輒負對局者預置美酒太亦知爲餌然猩猩

血不遑惜矣每大負莫能償痛飲狂叫欲死弟不得已償其負心竊患之爲築一室使不得出怒日郎太安可籠哉向弟大索錢弟亦怒姑與二百萬一簿而盡遁入勞山數年復稍稍出簿如故弟要酒徒數人日相雷羈閒設小簿以娛樂之太必勝少啖以酒無不敗者所善陳廣文將之官太置酒郊餞謂陳日夜來婆子言陳叔叔作官君將若何吾不解婆子語也陳日嫂以弟去無與兄飲者爾太垂頭鬱鬱不自得後以醉墮輿死當太簿負弟揚言錢好容易來乃供一揮噫聚財斂怨郎氏安擁厚貲烏知非一揮所斁耶

顏節母傳

節母汶上趙梓女家居代兄事母年十九歸曲阜顏懋企逾年懋企死復代夫事姑懋企先娶於朱生子崇槩多才好學節母撫如己出使叔懋仝督之有過輒加杖崇槩二十舉於鄉三十官教授節母喜子能率教而叔不稍寬假也懋仝臥病四年節母總家政仰給者數十百口不動聲色內外怗然嘗脫釵珥佐不足及卒篋無長物家人初不知也

桂馥曰崇槩隨叔後接見賓客母供脩脯每至夜分昔謝安嗤朗陪林公言論王夫人強抱以歸烏呼若節母其知大義矣

王節母傳

節母吳氏山陰潞莊人姊嫁同邑舉人王烈生男鳴岐逾月而母死孤兒抱養於姨卽節母也時猶未字日夜以餻和脂哺兒越歲兒能學語依依不去懷於是吳姥顧而閔之使抱兒歸烈四年烈死無出家固貧節母紡紩易米上事嚴姑下撫弱孤二十年中凡葬七棺娶三婦嫁五女於是節母之力殫矣苦不能給隨鳴岐北行瘁於濟寧年七十寡居四十九年

桂馥曰節母事老姑雖勤劬猶不免堂上訶叱聲惟早暮兢兢一望歡顏烏呼凡今婦人未有不善於其始而能自善其身者也

孫乳母傳

孫乳母者顏脩來考功之乳母脫考功於兵者也崇禎壬午兗州城破考功母朱太夫人亟走考功在襁褓乳母抱以從遭游騎劫迫太夫人大罵騎刃之牆下鞭乳母走請推敗垣掩骸不許忍涕隨騎行然太夫人越日復生乳母不知也乳母闊足力如男子騎頼操作顧憎懷中兒礙以刀乳母跪而泣曰生平惟此兒死卽俱死吾抱兒給事未嘗後人騎姑容之北及關乘閒夜遁兼程抵里門家已墟矣搶地大號過者熟視曰若非孫乳母耶無哭若主在曲阜固無恙爾遂奔曲阜闖門入望見太夫人坐堂上解兒還之伏地不能起太夫人勞曰平日謂汝魯乃能如此考功既貴割田宅奉乳母及歿

爲之服

桂馥曰壬午之難顏氏兩乳母抱兒去路逢抱女者問懷中人何在曰棄草間矣孫母恨不食其肉昔秦破魏誅諸公子魏有節乳母抱一公子逃於深澤魏之故臣識之以告秦軍節乳母與公子俱死焉嗚呼孫母全身保孤視魏母爲尤幸彼棄女者非爲人養子者哉魏之故臣何其多耶

晚學集卷八

誌銘　墓表　壙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肅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貴州曾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爲南川人祖師文父萬殊君少日爲文數易稿不就一日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水患漂沒廬舍君爲復舊隄增新堰迄今數十年民賴以安丁父憂解官釋服除廣東新寧縣未滿歲以前攝

電白事罷去直隸總督舉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地窐下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爲魚己酉七月水大至君率人早夜修隄既而大風雨水勢滌濛隄且壞眾懼奔散君堅立不動眾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完固甲寅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去新寧有欲爲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畏思我口碑不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趺坐夜以達旦每有祈請輒得奇應文安苦蝗君既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畏雷君立時致祝雷雨交作蟲果震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清則神靈矣君飲人以和而取友不苟歷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

藻皆多聞高行君與定交終身無間病篤謂其子曰我平日無損人利己事實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足耳端坐而逝夫人徐子三人長石蘭次立矩次琨女三人銘曰

君治縣君以爲譜也君取友我以爲輔也我銘君藏不敢不從古也

范君墓誌銘

范君芝泉讀書爲文似其舅年未五十猝死口不合亦似其舅君本洪洞人其宗彪如先生以理學傳世世祖某來山東始家滋陽歷世謹慤不失彪如舊規君楯首隻目坦行大步有堂堂之容無切切之舉言重宿諾財

謝苟得鄉黨宗族依爲明府乾隆戊子舉於鄉任益都教諭青州固勝地君以冷官快遊雲水鑒止足之分絕出位之思恬然自得無戚厥身乃以猝病死君遇事敢言不甘媕婀使其得志必有設施於當世也君諱溶字芝泉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又三日卒於官年四十八曾祖某祖某父某妻尚氏無子女子三人適某其舅牛運震人稱空山先生將於是年某月某日歸葬舊阡銘曰

彪如之族知所守猗空山之甥似其舅猗校官之藏得正首猗

王太宜人墓誌銘

歷城周書昌之母王太宜人以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於德州年七十九將以明年三月廿二日歸葬城西三里莊贈公新阡來請銘按狀太宜人先世居齊河徙歷城父諱者度母瞿氏太宜人年十七歸贈公贈公常客游太宜人事兩世寡姑克兼子職贈公好給施太宜人贊成其志而自奉殊儉約雖清水一盂亦不輕棄以爲物不可不歸於有用也遂明即起米臨斗斟瀝灌縫紩皆手自經理書昌恐老人過勞勸少休則曰吾祖母勞於吾壽逾九十後來婦女美食安坐家事以墮而年或不及中壽動關節銷穀氣身賴以養何謂勞乎每朝暮稽首上下四虛長齋課佛及病卧猶作數念珠禮

拜狀呻吟中時言初二果以是日歿再遇　覃恩誥封太宜人子永年字書昌辛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女適同縣樓之岐孫震甲舉人曾孫宗耀宗文余舊主書昌家習見太宜人行事實應銘法銘曰

補衣以覆鄰媪滅食以活乞人仁心爲質不匱惟勤歸於眞宅永庇後昆

顏君墓表

少從友人得小顏家詩一卷無撰人名體效李長吉而才氣適相近既知爲顏君遺稿歸其子懷悲君家師古人稱小顏君先以詩世其家君最晚出故以翹集君讀書持論多與人異對客好爲大言朋輩苦其戇又諒其

無他不與較喜說鬼天陰月黑或託狐伺人爲嬉笑及病篤見青衣人立牀下自稱瘟神能察人善惡君罵曰神而瘟豈聰明正直者邪神默然君又自訟生平行事曰休矣俗鬼烏知此且飽吾老拳神循循退君亦旋卒乾隆十三年六月九日也閱月葬城東侍郎林昔長吉垂死見緋衣持一版書召之其年二十七君之死過長吉四年耳又皆以鬼神號召去宜詩之相近也君諱崇穀字用冠補四氏學生曾祖光敏祖肇維父懋齡君胚胎前光拔俗自喜使悉力以騁無能測其至顧以殀死顏氏之子固多短命哉

魏君墓表

魏君諱可式字子瑞號樹亭孝子防西先生第二子也
脩七尺豐頤疏髯聲清而遠閎魏氏固曲阜世族君生
當盛時賓客接席從父兄後談讌無虛日如天津朱岷
金壇蔣衡錢塘金農晉安何琦滋陽牛運震同里孔氏
衍栻衍譜衍誌顏氏懋僑懋倫懋伋懋企皆一時名流
君周旋其間挺身自拔不在人後性通率好譏調往往
面責人過士友多畏其口然莊諧間發言語妙天下又
善處人骨肉閒閒者莫不心折事無大小取決於君若
嚴有司焉昔人有言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君非其儔耶君喜飲酒一尊入手不問生計家既中
落年亦頹謝平生游好殆盡醉後白眼望青天落落然

不勝孤漂之感君以名諸生應舉不第垂老貢入成均以乾隆庚寅卒年六十四葬仙源故城側配顏氏無子以族子衍緊爲後今又死君有外孫五經博士顏君錫嘏請爲表墓君與余比屋宇同輩行而年長於余謬承品目顧余年過六十瓠落無容徒有老淚溼君墓草耳悲夫

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宜釗字右康琅邪王分枝家於泗水父諱咸法娶世母田太夫人以節聞得　旌如例先生少孤太夫人使就傅比長補縣學生食餼數舉不第貢入成均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六夫人盧後十

八年卒合葬城南祖塋之次其孫家榕與余同官請爲表先生里居歿世無奇行顯迹不求人知然其天性過人內行篤至事母如父事兄如師終其身內外無閒言人以爲難余每至泗水見其風氣質直務本而親善雖霑被聖澤要必有一二父老維持其閒如先生亦足風矣世不少富貴人聲勢赫赫及其歿也牛羊登其壠先生一老諸生迹不出里巷名不列朝籍愈久而人思之童豎能指其兆域然則洙泗之閒固多隱君子與

陳先生生壙志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陳先生作生壙於城南舞雩壇側閱十三年癸卯先生年七十有九里人桂馥乃爲之志

先生名頴初名彭字述菴其先上海人祖公元客死濟寧父開泰不能歸先生饑走四方偶來曲阜家焉性拙寡營借故家書閉戸讀之經史百氏皆舉其略顧沈默不逐聲譽世鮮知者對客或終日不言與發論古今事聽者忘倦然皆有據求一妄語不可得滋陽牛運震修泰安府志引爲助既而運震死遂罷歷城周永年被徵較四庫書就問醫家源流草醫書考報之素固善醫長官某病醫集於門先生後至疏木防已湯衆醫惡其異已乃投以人蔘益劇復延先生前視其狀解衣據案汗下如雨先生顧謂衆曰大汗不脫虛者如是耶一老醫頓悟於是先生之藥得進更疏亭歷大棗湯病者起謝

曰吾昏不能早用予予活我請爲予執鞭出視眾醫惟老者在耳先生無意干進晚補諸生旋棄去著大學集說一卷傷寒卒病論考八卷診法一隅三卷藏於家

穌道人生壙志

余久游於外嘉慶元年冬歸里旋往雲南穌道人置酒送別引杯見屬曰吾年逾七十將就木矣相知無如君君又遠去誰銘吾墓者言與淚俱坐客進曰道人既作生壙盍先爲表余曰諾曲阜顏氏世葬城東侍郎林道人六十後即造甎壙夫人孔亡先入於穿道人家素饒有田二百畝諸兄繼歿太夫人春秋高仰食者百口道人上奉慈闈下撫羣從內計生產外接賓游一身實爲

勞悴里人魏樹亭調之曰阿伯人生但快意耳切切家人事幾時了邪道人同母兄懋企遺孤崇榘行已任牽使酒牾物道人垂涕撻之崇榘既長讀書厲行見稱於時道人嘉其率教謂他日見兄地下執手相告符子幸不墮業矣符子崇榘小字也道人負用世才既失志決然舍去不應舉偃息家巷春秋佳日招客談詠莊謔間出樂不爲疲詩或一字未安翦燭申旦性强切聞人家不平事憤氣攘袂若赴强敵意小不合輒怒或從旁善爲解釋一笑而罷臥病七年賦絕命詩自謂必死乃得更生因以甦爲號名懋仝字異我姓顏氏吏部郎修來先生之孫禮部郎次雷公第九子余題其壙曰甦道人

之藏蘇卽甦也

遷安縣學靈芝頌　并序

周君治遷安逾年重修儒學明倫堂堂成生芝千本凡枳棘杜楮樗櫨柳楊椽桷之閒皆芝也其色多黃閒雜以赤其狀或三幹九枝或重樓華蓋觀者異焉先是諸生連舉不第及秋登正榜三人副榜一人謹案格物論芝有五色黃者爲喜唐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石頌其祥杜荀鶴庭前生芝二本及第因稱科名草今靈芝生於學堂宜有科名之應余與周君交二十年嘉其光價爲作此頌周君名士孝四川南川人其辭曰

善人治縣比及期年拙用儒術敬師如天文翁化蜀鄉
土舊傳遷安小邑割雞烹鮮講堂聿新神草出焉瑤光
之精散爲瓊田九莖三秀雲覆寰宣竪金寫澤奇花表
妍度長過尺計數盈千鎒逝杜礎枝蔓楊聯纍纍珠貫
垂垂星縣諸生魚魚接踵企肩來游芝圃心動目眩稱
說陰陽牽引神仙是歲秋舉三五登賢示兆斯應理有
固然杜庭二本何足比旃宰公心齋潔治牲牷牽茲青
稚釋奠几筵稚向宰揖致辭宰前有如此芝益壽延年

鄧川祭瀰苴河文

維河首受浪穹諸水西注葉榆上流險陂勢若建瓴百
道來會咽喉一束夏秋霖雨山谷倒翻敗岸漂廬數爲

民困馥以涼薄來攝州事仰瞻萬壑下看兩川詢省風土究覈利病舊例歲輸浪穹銀五十兩修築啟閉今本州陽託其庇陰受其累揆度情事竊所未安維河職司水道澤潤生民按行原隰錫以安怙如是則一州永賴共奠厥居馥守土之日皆明神呵護之時也敢告

河之下流爲水經之葉榆河酈注謂之葉榆澤新唐書謂之西洱河在今太和縣東即瀰苴水所鍾也南詔於澤東築羊苴咩城在太和縣北十五里胡身之注通鑑咩音莫者反又徐婢反史炤讀苴聲如酢類篇苴徐嗟切苴咩城在雲南此城在瀰苴河側因河爲名河當稱苴咩河咩瀰聲近俗作瀰字玉篇泮與

瀰同東蠻和義王名苴那時懷化王名苴夢衝順政王名苴烏星此皆蠻語不讀苴爲子余切南詔傳列曹長以降繫金佉苴白樂天蠻子朝詩作金呿嗟

祭元妻喬君文

維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春正月十有三日壬申杖期夫桂馥在太和示書兒輩命具奠自爲文以告吾元配喬君之柩曰烏呼吾知君愁無已時也吾年三十游學於外自此別離之日爲多五十官長山月俸不給君貴爲官眷猶自操作遲明卽起不及膏沐凡舂米擇菜打餅煮粥皆手親之夏則汗衣冬則裂指勤苦備臻人不能堪君生長富室此境素非所歷吾又播遷流離使君寄

棲親族家無一日暇豫無一日安定此君三十年之艱辛也前者遠別一何草草君方遘疾又苦食盡余以例限促迫不遑瞻顧僅留一月糧衝雨就道君送我至中門強作話言而淚滴心頭矣子婦陸氏事君八最孝謹晨夕依賴乃以病先歿痛深折臂兼之一女新寡諸孫待醮八口遺累仰食於人此固君不能瞑目者已然吾謂君可無愁也君自來歸即見愛於翁姑視如己出姑嫂相於數十年無惡聲吾固褊急感君見待有禮亦復致敬於君兒輩雖頑未嘗拂意君坐堂上諸媳列侍童孫竹馬環階此君生前之恬適也古人多以期功辭官吾亦欲爲君解組特以道遠治裝匪易少待秋風決計

歸田爲君相墓井椁尙能經理盡善寡女撫之諸孫婚之四媳旅櫬葬之君所未了皆爲了之自以老鰥終身不再娶不置姬衣食不過於君借以報君此君身後之慰安也烏呼君其無愁已乎

晚學集卷八

後序

今年夏余編邑人詩徵桂未谷先生集於其孫樸堂茂才樸堂自兗州輦若干卷來眎余且曰某家貧先世著作多未授梓抱憾數十年今某老且無子懼弗能終守矣言已泣下余聞之惻然受而讀之凡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三冊詩集四冊案札樸刻於山陰繆篆刻於京師均已行世說文則屢議授梓而未果然海內藏書家多有副本惟晚學集爲先生未定之書手自塗乙幾不可辨余感樸堂言爰爲息心讐對其見於他人集者爲補入間有舛誤重出者略加勘正附注篇末釐爲八卷復得諸公樂善恐後或任

校訂或輸貲助刻先達幽光克闡斯世豈特俾予有以答樸堂哉蓋先生之學宗法漢儒其說文義證一書融會羣經力窮根柢爲一生精力所萃而是集亦涵茹古今羽翼經傳其論經史諸作皆有闡明詩疏爾雅廣韻諸篇駁正尤見精覈惜才一論則自道學力誘掖後進傳誌諸作則氣體古茂克見典則非浸淫於三代兩漢未易臻此也至於詩歌雖爲先生餘事亦足以見先生之眞性情余既選若干首入曲阜詩鈔復依原本卷次附晚學集後梓以行世嗟乎士君子苟成一書匙不求傳於世既傳矣又欲其久然而卒弗能者非其書之不足傳卽其子孫弗能守也其不能守者固湮沒於敗紙

廢篋之中卽或有賢子孫藏弆寶守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則數世之後有不知其書者矣有欲求其書而不得者矣此好古績學之士所爲發憤而長歎也今先生歿四十年而其書具在樸堂一老諸生家無儋石儲竟能守先人手澤於勿墜一言既倡諸公咸樂成其志是固先生之有以沾溉後學而樸堂之慎重懃懇其於世之不能守與不知所以守之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乎刻既成爰述而序之若夫說文義證雖屈於力未能猝辦當爲後圖以大慰樸堂之心也

道光歲在重光赤奮若壯月同里後學孔憲彝書于韓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晚學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桂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